

周  
易  
可  
說

周易下經可說卷之三

閩中曹學佺能始

三三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感也此卦兌柔艮剛上下相感故曰咸交相感則情意浹洽和順而亨通其理有必然者然非以正不可也必其卻情欲之私循禮義之正乃爲利耳以此正而取女則情匪苟合義能永終是咸之至吉也正其可少乎哉

乾下濟坤上行名之曰交泰剛下感柔上應名之曰交感此交感乃是無心之感其感特至而無不通故曰亨亨者二氣感通之妙而造化人事之所不能違也亨以情言正以理言有情必有理故亨而必利貞取女吉本貞字來此特舉其感

應之大人道之切者而言卦體又有男下女之象故天地一大男女男女一小天地因象而盡其蘊也東坡曰下之而後得必貞者也取而得貞取者之利也○亨是目下機括好吉是到頭皆好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之義何居咸者感也凡造化人物無者而不偶偶則無不感之謂也觀之卦體柔上而剛下此二氣者一感一應以相與和合大同無相戾焉卦德止而說專一以求而和悅以應一德之孚無相猜焉卦象男下女男先于女而女從之六體之求無相

狎焉是亨之道而所謂利貞者利乎此也取女吉者取乎此也  
極之而天地聖人豈能外哉天地一氣以相感而主始作成萬  
物莫知其所以化且生聖人一心以相感而篤恭不顯天下莫  
知其所以和且平是皆其所爲感者卽是觀之而天地萬物之  
情所爲相倡和相應求蓋必有真精妙合者在而特不知其朕  
也不干感而昭然其可見哉論其感在兩情之孚極其感通三  
才之大此感之所不容已也而又烏可以不正也

咸感也空空說柔上而剛下是氣之感止而悅是德之感男  
下女是人之感卽此是亨是貞是取女之吉○柔上剛下本  
卦體也二氣感應則據卦體而申其具有感應之理陽降以  
感夫陰而陰應之以與夫陽陰升以感夫陽而陽應之以與

夫陰是二氣感應自然之妙也此其所以亨也止而悅者人心之悅易失其正惟止而悅則無徇情縱欲之私此所以爲貞也男下女者以艮之少男下于兌之少女也凡婚姻之道無女先男者必女守貞靜男先下之則爲得男女之正此所以取女吉也化者氣化生者形生萬物化生者天地以氣感萬物而萬物無不通也和者無乖戾平者無反側聖人以德感天下而天下無不通也觀其所感者由感通之道默而觀之也寂然不動者其性感而遂通者其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見天地之情萬物之情不過此一氣之爲感通也見其一氣之爲感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於天地萬物間而寔不可止也○按亨利貞取女吉雖分釋然講處宜渾淪

蓋天地之感理無不正也二氣感應下便說止悅下女可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艮爲山兌爲澤艮下兌上是澤之潤有以感乎山山之虛有以受乎澤咸之象也君子曰人之一心寂而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矣苟以私意寔之則先入者爲主而感動之機窒雖有至者其若拒而不受何故山以虛而能受澤心以虛而能受人其致一也

生生篇云虛者是人所得于天之本體受者正其虛明之妙無所不通者也今天天之輕清也而能照水之靜深也而能納虛故也鍾鼎之器寔是以且區倉箱之藏寔是以布粟則滿而

不能受不虛故也而況于心乎君子之虛只是全得此心本體不以耳聞不以目見不以意想不以事膠不知我之異于物不知物之異于我此心渾然如赤子之心故無見而能受天下之見無聞而能受天下之聞無思而能受天下之思無爲而能受天下之爲視天下之物惟我視我惟天下之物而其無物無我者自若也此之謂虛而受

初六咸其拇

凡吾人學問貴能自立初六在咸之初是一念初起而卽馳于外一事初感而旋役于中自立不定如拇之欲動然然不言凶咎者聖人不欲以一念之始而遂槩其生平也

拇大指也初在下爲拇之象咸其拇猶言感以其拇也拇三

能感人特以人身形體上下之位象所感之淺深六爻皆然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人之心志不能兩在志于內則內矣志于外則外矣初六惟志于外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外外物也一指外卦以初與四雖係正應然咸感之道貴乎無心不貴相應故朋從爾思爲永光大此說亦通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六二陰柔乃物未之感而先動故象咸其腓比拇則漸深矣如此徇物不亦凶乎然本體艮止二處得其位情不違中能靜以居之則身安而腓不動可以易凶而吉然則吉凶何常之有願自處何如耳



腓足肚也離拇升腓漸進于上以喻感物之漸深也居非不動也但不妄動耳六二是氣質躁妄的人而其心原中正自知義理者故有兩喻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陰而能居順之道也居而不躁于動自無凶害之及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九三與上六應上居悅極三感而從之不能自主隨人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惟隨也陽剛之才感于所悅而隨之如是而往可羞吝矣

咸其股是象執其隨指事以寔之股隨足而動者也卦德止而悅三爲艮主何以感于所悅而隨之蓋艮體之終止極則

淪而爲執執其隨猶云守定一個隨人耳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二陰爻之不處宜也三以陽剛居止之極而亦不能處非大可  
惜乎君子貴自立志在隨人所執之卑下極矣乃可鄙也

安身而動所謂處也卽二之所謂居也處則不隨隨則不處  
亦字承二陰爻而言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居一卦之中有主之義而不得其正故周公設之戒曰夫人  
之心不患其有感而患其不正誠虛中無我而守此正理則可  
通天下之心而無自失之悔不但得吉而且悔亡也如有私係  
而憧憧于往來之間則朋類之從但自其思之所及耳豈能靡

然無不通哉

本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者見感之不可以有心也蓋有心感物其應必隘惟無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無心便是貞憧憧往來是有心有心便不正往來何害但不合憧憧憧憧則着忙耳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貞吉悔亡未感于物而有害也憧憧往來則本體之受害多矣安見其光大乎

光大是太虛之體于物無所不照無所不容自往自來于吾何有憧字從心從童曰憧憧蒙昧未明之貌卽象之未光大也惟其蒙昧未明故憧憧擾擾心無定主旣往而特復來而

迎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成光大之德哉

九五咸其脢无悔

心能感物脢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五當其處是天下之事雖日感于我前而我外其所爲感者也外其所爲感亦可無私係之悔矣

脢背肉也不能感物者悔生于動不動亦无悔此告子之學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咸固不可逐物亦不可外乎物外物而不能感則其志亦淺末矣孔子欲通天下之志故甚不滿焉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以陰居悅之終處咸之極處人以言而無其寔蓋小人女

子之態蘇秦張儀之流也故其象如此

輔口輔也近牙之皮膚所以輔相齒舌之物頰面旁也舌動則輔應而頰從之三者相須之物上六取象獨有二者其惡佞也深故取頰也徧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張口騁辭貌徒張口說以感人其無寔可知矣

揔論

東坡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于身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神忘故神與身非兩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履則履之爲累也甚于桎梏要不忘帶則帶之爲累也甚于縲紲人之所終日躡履束帶而不知覺

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別者皆其粗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也在爻者咸之粗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于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履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此其爲卦也離而觀之則拇能履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爲爻也方其爲卦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猶其爲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

三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男下女者婚姻之禮夫尊婦卑者可久之道故咸之後而次之

易經可說

卷之三

七

四百四十一

以恒也人而有恒則所爲無不通而反之于己可無愧怍故亨  
且无咎然所謂恒乃可常可久之正道非執一拘攣已也尤必  
利于貞然後利有攸往耳

亨无咎緊承恒字來是論其常耳貞正也因恒字畧近死熱  
邊亨无咎又太順便故以貞勉之是論其理也蓋天下無不  
恒之正而容有不正之恒利有攸往猶言行得去耳卽亨无  
咎意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  
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  
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  
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下惟常爲可久不常未有能久者恒之名久之義也卦體剛上而柔下位分之不越卦象雷風相與震發之相因卦德巽而動順理以爲行六爻剛柔皆應得正以爲偶是皆理之可常可久者故恒得名焉恒則亨无咎不待言矣而必利貞者何天下惟此道爲可常利貞云者久于其道之謂也天地之道萬古常新恒久而不已亦何莫非此道也久非其道則與天地不相似矣而可乎哉曰利有攸往者政謂久于其道而一如天地之專且翕故其動也出之不窮亦如天地之直且闢而終始之相因耳不終則安所爲始乎不貞則安所爲往乎日月往來得麗于天而能久照此終此始也四時代謝變化無窮而能久成此終此始也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之以成俗與久照久成者並



此終此始也是皆其所以爲恒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不因可見乎天地萬物物也而天地萬物之所以終始無間者情也情至正而不易故造化生成至久而不變然則文王利貞之辭爲人事設乎蓋于天地萬物之情亦觀其深矣

天下只此道萬古不可易故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爲貞夫子以久于其道釋利貞之義隨說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久于其道總是貞不是利貞乃爲久于其道天地之道就是正所以恒久而不已不是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天地惟此正之恒所以生成萬物有終始之義人惟此正之恒所以感應萬事亦有終始之義日月得天節本終則有始來發明其緼耳故日月言得天四時言變化聖人言

久于其道分明是個終能久照能久成天下化成分明是個  
始揔之則其所爲恒者故觀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因以  
見天地何情萬物何情不過此理之正而已天地萬物惟此  
理之正所以覆載生成萬古不息是理在天地間本無不正  
亦無不恒也而其在人或有恒非其正者故聖人特著利貞  
之詞○恒長久也恒字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言立心如  
一日久而不變也卦體震剛在上巽柔在下剛柔各得其位  
理之常也如以柔居上以剛居下則剛柔易位非其常矣卦  
象震雷巽風二物相與蓋氣之所奮激便自有風理所必然  
也口鼻之息尚有微風况雷乎風或有不因雷者但雷震則  
便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故亦爲常理卦德震動巽入巽德之

制也凡人動作必湏潛心細慮求合時宜苟不與而動則理  
既不順勢亦不通是與而動乃理之常也二體六爻陰陽相  
應以二體言震剛而巽柔相應以六爻言初柔而四剛二剛  
而五柔三剛而上柔各相應陰陽配合自是理之常也此摠  
釋卦名而亨无咎卽在其內也久于其道重在釋利貞上不  
曰久于其正而曰久于其道者天下惟道爲正惟久于其道  
爲恒所當恒正之所在固守以從之爲道也卽屢變屢遷而  
隨時以從之亦道也不久之以迹而久之以道乃所以善其  
恒也道本通達何所不亨道本無過何得有咎道之所在卽  
彖詞所利之貞也天地之道與久于其道二道字相應不必  
道外又添一正字非謂天地以正方能長久謂所長久者皆

正也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也  
庸何不正之有語意帶上文說來若云此天地之道所以恒  
久而不已者也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卽誠者天之道也利貞  
义于其道卽誠之者人之道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猶云往  
之所以利者非能自利也盖以其能久于道而有終終則有  
始而自利有攸往矣以其靜之極而言則曰終以其動之初而言  
則曰始其守不堅其用不利如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之  
意故曰終則有始也盖動靜不可正訓終始而一動一靜寔  
爲終始也以天地言晝之終矣而又有夜之始夜之終矣而  
又有晝之始寒之終矣而又有暑之始暑之終矣而又有寒  
之始也終則有始循環無端也盖义于其道是吾儒學問到

頭處故曰終到頭既了則生生不已變化之間皆由此出故終則有始攸往之所以利也利攸往卽推準動化之謂○日月得天言附丽于天也又照言古今常明也變化陽變爲陰陰變爲陽也又成歲歲成四時也又道化成卽中庸所謂又則微也聖人又于其道經綸大經以立民極慎微五典以垂民範如日月之明貞而不易也如四時之令信而不移也化成者民性自動民心自興不待強之咸綏厭猷而不然成俗矣向非又于常道便爲乖戾拂民之性欲化成得乎觀其所恒揔言觀天地萬物所恒又處也情者天性本真自然作用之謂如天覆地載萬古常然天地之情也如君尊臣卑父生子立兄友弟恭男外女內饒食渴飲冬裘夏葛之類又如鳥鳴

春蛭吟冬鳶飛天魚躍淵四月麥秋七月禾登之類皆萬古  
常然人物之情也若非天性流行本然作用則或今日如此  
明日便變暫時如此又卽反異必不可常決不能久矣人知  
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道而不知其所以久照久成久  
道處觀其所恒所字當玩卽終始循環而無端也而道在是  
矣正在是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雷動則風必發未嘗相離故曰恒君子以方者乃大  
中至正之理吾人之不可須臾離者也吾惟理之所在則止于  
是而不遷如飢渴之于飲食寒暑之于裘葛也雖世故不一而  
吾之所立恒在方之內矣此其所以善体恒者與

二休巽入而在內震出而在外各居其所立不易方也立于方未是恒立而不易乃恒也君子体夫雷風爲恒之象則雖酌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六浚恒是理本淺而鑿之使深也愈深而愈晦不可恒矣貞凶无攸利

浚深之也如浚井一舂初六巽体居下故有此象貞凶雖所求者正而亦不利也天下間道理本平常的穿鑿一分則晦昧一分如何行得○大抵恒卦六爻多以學問言舊說初之與四交淺言深爲浚恒夫初四正應也豈得爲無交且初既求四而四又何以田无禽乎况二三四上皆以本爻取義不

論比應則初六但宜以爻位發揮明矣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凡人用功之始立志太銳取効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深也

孟子言深造必以道而深惡智者之鑒卽是此意

九二悔亡

以陽居陰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但能恒久于中則不失正而悔亡矣

悔自內出也九二失正故有悔其內省之疚處正自凶趨吉之介後來補救有方因中求正故得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可久之道中焉而己人能恒久于中則去其不正以歸于正何  
悔之不亡

此中字卽彖詞道字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之得正本有德而可恒者乃過剛不中近于震體而不能恒  
其德能無取羞也乎哉貞而取吝深可鄙矣

玩一其字可見德是三自有的但變節耳或承之羞他自家  
不覺而旁人代之羞也不正而吝猶不足責也正而不恒吝  
孰甚焉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人之凶害猶有避處惟不恒者內愧已外愧人更何所容且愧

死而已

九四田无禽

所守者正雖不期其獲而久無不獲矣四以陽居陰舍正路而不由攻異端以爲業雖多涉獵亦何益于身心哉詞曰田无禽蓋甚悼其無所得也

卽田之一字便見其不能自守况匪正乎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凡人處得其道則久而有成若四者雖久亦安所得哉

久便久了但非其位則非道矣雖久何益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丈夫用剛用柔各適其宜但以柔順爲常是因事成事婦人之

道也六五恒其中德可謂正矣然剛而中恒也柔而中婦人之常非夫子之所當然也故曰婦人吉夫子凶

此貞乃不合道之貞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從一者從夫也婦人無專制之義惟在從夫則順從乃其宜也制者裁制也夫子剛果獨斷以義制事但如婦人之從順委靡甚矣豈其所宜故凶

二五皆久于中而悔亡與凶異何也居下當固守而居上當專制始當堅守而極當變通位與時自不同也易于恒而發此義以見久于其道乃恒非執一不通之謂猶中庸本言常道必時中然後爲君子

上六振恒凶

夫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恒無施而得故凶

振振作也振作非不可但在卦終失其宜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振恒雖以求明作之功而騷擾太甚反至無補故曰大无功也

大者上而無補于國家下而無補于生民中而無益于身心也

總論

生生篇云孔子思有恒孟子有恒心此是做人實地至不息

則久純亦不已聖人天地之道惟其恒矣剛上而柔下四句  
俱是恒以一德學問剛上柔下者天德之剛常伸而陰柔之  
私退聽有恒性也人之學問一息與造化不相似便作輟須  
是雷勵風行如造化之一動一散相與有成方是恒久功夫  
巽而動者動而不過于動勿忘勿助順其所自然而行其所  
當然德之所以固也陰陽相應者健順相濟不吐不茹皆是  
恒久之學所以名之曰恒也彖曰利貞傳曰久于其道天下  
無正外之道也天地此道人亦此道天地久于其道入亦久  
于其道一念非道一息稍間便與天地懸隔矣此恒之所以  
利貞也終則有始正言其無可終之時也造化有終則有始  
閤闢進退寔無可休息時候故曰利有攸往無處而不往無

時而不往此正所以為恒也若初之浚上之振皆非所以語  
勿助也三之不恒四之无禽五之從一皆非所以語勿忘也  
其二中乎中則勿忘勿助立于方而不易矣聖人之學要之  
于无悔內省不疚無惡于志之謂也

三三遯亨小利貞

卦中二陰浸長則陽遯矣遯者君子之善道也能遯則身名兩  
全而無失故亨然遯之時極難處不特去就之大當決以義即  
細微動履之間所係于吾身者不小亦必利于貞然後可

遯者退而去不足以盡之有隱藏善處之術無圭角無形迹  
總是遯非專為退避諒也脫略于世味之外而舉天下事變  
俱不以入其心我無所牽物無所係然後謂之遯君子依乎

中庸然後能遯世易稱龍德然後能遯世要其胸中之所獨  
得卽處富貴功名之中亦非世網所能拘者豈必隱逸然後  
爲遯哉遯亨非徒以退爲亨也無入而不自得卽隨處皆亨  
也小利貞非爲小人謀也君子當二陰浸長之時必勤小物  
矜細行纖悉幾微舉合于正斯爲利也蓋群小用事方將持  
君子之短長苟黠檢少踈則彼得以細訾議我微瑕摘我其  
何以自解此所以雖小而必利于貞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  
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君子之亨不在祿位之盛而在乎道之不屈遯亨者身退而道  
亨也九五陽剛而當中正之位下有應與卽委蛇以徐圖其安

亦無不可者而乃與時偕行見幾而作則誰得而免之此其明  
于去就之大遯之所以亨也而又曰小利貞者陰方浸長于下  
其所窺伺我者特深卽一動履之間亦毫不可苟耳由是而觀  
遯之時必明于時行利貞之義乃可以得亨否則未有不蒙其  
訾詬遭其僇辱者其所係豈淺小哉聖人爲發亨貞之戒而又  
深著時義之大蓋誠見遯時之難處而爲君子謀至深切也

遯而亨惟遯乃亨見其不可不遯也剛指九五當位者中正  
之位純以德言而應者下與六二相應也九五有中正之德  
六二能承順之似亦可不必于遯然時方在陰不可以不遯  
知時之當遯與時偕行此其所以亨也浸者漸也臨之彖曰  
剛浸而長遯只言浸而長不曰陰者剛浸而長可言也柔浸



而長不可言也小人雖浸長亦顧畏名義必索瑕求疵于君子以惡罔世俗此君子之動履雖小小亦宜自處于正令無可指摘處乃爲極佳故聖人復嚴小利貞之戒義者宜也事之制也凡言時義者此時宜有此義也明此義則亨昧此義則否所係爲極大凡嘆大哉者嘆此道理大緊閑當時再脫他不去猶言大關鍵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山相達爲遯君子觀此象以遠遯乎小人也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招其怨激其怒而已惟是持已以莊處事以敬尊嚴威重使之自不能狎則所以遠小人者深矣

天下有山天雖無意于絕山而止自不能以及乎天遯之象

也故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曰不惡而嚴則君子無心于遠小人而小人自遠與天之無心遠山而山之自絕于天者同矣○易筌曰君子之于小人也豈欲近而與之鬪哉惟遠以與之遁耳詞令之交和而不親笑貌之接順而不同權勢之爭遜而不利言論之辨和而不黨所謂不惡而嚴也皆遜也遠小人是題目不惡而嚴是方法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初六一陰方長則君子見幾而作矣君子去而小人存初六猶乎在遯之尾也能獨安乎必取危厲惟勿往而迫陽斯可矣遯者皆外向則初六爲尾首之所趣尾之所不能禁也遯不能禁逝者衆矣逝衆則我無與處故危勢不能禁而愈往迫

之則陽怒爲災故不利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六遯尾雖厲然不往而迫陽亦誰有災之者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二遯之主而與五爲應則思有以固執之矣方陽之遯執而留之者非出于款誠至意陽不顧也故必有如牛革之堅者而又用其黃爲莫之勝脫忠確之至也

執如詩執之維之之執狀其留賢之至也黃牛中而且順也此小人雖是執留君子然君子終是留不住他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六二執用黃牛効忠且順欲以固君子之志也其如士各有志

何

九三係遯有疾屬畜臣妾吉

君子之心不可一毫係吝況當出處之際乎九三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反之于己不無疾也能免于屬乎惟用此以臣妾畜之則彼小人者懷恩而知義或可得其懽心耳若自己出處之際未見其得也

九三與二陰同體故未免有所係戀人心總有一毫之私作事便不光明洒落便有疾惡而危屬隨之畜臣妾吉者言但可施之彼不可施之此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遯而有係不勝其困憊矣能免于屬乎畜臣妾吉小事可糊塗

耳豈所論于出處之大節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四與初六爲應本非相尤者乃審幾割愛舍所好而遯是在自克之君子能以義制欲不牽于私而得吉耳若小人則不能也然則四其君子矣乎

好相好也與嘉字同俱屬應爻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之一字賢者不免要惟君子能自克耳小人安望哉

九五嘉遯貞吉

六二九五配也舍其配而遯故曰嘉遯猶思其懷也故復戒之以守正則正

嘉偶曰配五與二相應故以嘉名若謂是遯之美則與肥遯無別且不待戒之以貞吉矣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之嘉遯以其必欲正己之志而不苟容也正己之志則無係無好而與時偕行所以爲貞吉

六二曰固志九五曰正志留者自留去者自去其志不可奪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遯以飄然遠逝無一毫係滯之爲美上九剛居卦外下無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曰肥遯焉高飛雲漢長嘯山林安往而不自得哉故曰无不利

遯時覺困縮而此獨綽有餘裕是爲肥遯无不利卽亨通之意言所全者大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凡有所疑者身涉于世而應有所累也在外而無應復何所疑哉一去而已矣故曰肥遯无不利

出處之際須是見得徹盡方能各當其時稍有所疑顧雖勉爲之亦不泰然矣肥遯无不利此時光景可想

三三 大壯利貞

四陽盛長卦名大壯大壯者君子道長之日也不以正焉可乎必其存心制事一本遵義之誠使常勝之道在我是則其時之所宜者故曰利貞

大壯以勢言利貞以理言貞非獨行已之正若有一毫自恃其壯意便不爲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曷以名陽爲大爲君子卦体四陽盛長得時用事是大者壯也且以卦德言乾剛震動本天德之陽明以形諸動履之際其所施爲注厝自然常勝于天下矣故壯由名焉壯則勢在君子矣而必曰利貞者何以大者自無不正也其人爲天下之大入必光明俊偉方嚴特立有非庸衆群者是正與大本合而爲一者也卽是正大觀之而天地之情不因可見乎天地何情無私而已矣無私覆載故無不覆載無私生成故無不生成是正



大固通極于天地者使大者不正而何以合天地之德成天地之能乎所以大壯而必利貞也

柔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無由見其壯大壯全以剛動得名大者正也主自然說正者特完其大者之本体不失其剛動之初而已若存之以待小人之心而過防之便與天地正大之情拂矣○大壯二月之卦也正月陽雖長而未盛三月陽已盛而將衰皆不可言壯惟四陽則壯矣且乾剛震動剛則勝其人欲之私動則奮其必為之志何事不可行哉此其所以壯也大者正也言大者自無不正也凡陽明則正陰濁則邪自然之理故利于貞若不貞則非大矣正大者正則無不大也此二字且汎論道理天地之正大于天地之

情可見處方發揮出來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烈烈其聲赫赫其威肅群聽而起衆蟄其勢甚壯大壯之象也君子體此一毫非禮之事不踐于躬是不爲人欲之私所屈矣何壯如之故曰自勝之謂強也

非禮不動則常伸于萬物之上而其氣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以剛陽處下而當壯時九有爲有行一于進而不暇詳審壯于趾者也以是而往動皆獲戾其凶也必矣故曰征凶有孚

壯于下者趾壯于上者角故爻以取象征卽動也有孚如勿恤其孚之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居下而用壯其取窮也必矣可不戒與

九二貞吉

二以陽剛居大壯之時得中而不過于壯蓋正而且吉者也

此卽利貞之貞九二不用其壯故不言壯惟言貞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之能正以其得中道也中者不過剛之謂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君子小人其類原不相容當大壯時小人方抱不平之氣有不勝其忿忿疾視之狀是小人用壯也而君子者顧乃恃我之壯蔑視小人以爲無能爲任情非禮以凌轢之而至用罔者焉雖

其志在抑小人原非爲邪固亦貞也然以用罔處之則危道矣  
蓋小人陰藏機械設藩籬以自固而君子乘之以好剛直前之  
氣如羝羊觸藩然則剛而必折進而見摧適以中其奸而厚之  
毒耳然則君子亦何取用罔爲哉

罔無寔也如行詐之說柔之勢本不壯也而張大以用其壯  
此本是無寔的乃君子又不執正大道理去應他亦以無寔  
相加如何不危羝羊壯羊也羸瘦也病也羝羊恃強壯故觸  
藩籬角出于藩外易進而難返却與無力一猷是角之壯者  
反爲所困制而弱病矣故曰羸其角也觸藩者用壯之象羸  
角者貞厲之象也九三過剛不中又當乾體之終交震動之  
際乃純用血氣之強過于壯者也故取象如此○舊說此爻

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是一爻而二象矣本義  
分明云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玩而則二字語意自  
有所歸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言小人之用壯正因君子之用罔耳使君子者能以正大處之  
而不爲用罔亦何至激小人之怒而甘心于一逞哉此聖人申  
言以責脩君子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剛以動故壯九四剛居震体成卦之主也以處陰位不極其剛  
卽壯之貞君子之善道也奚悔之不亡自此而群小意消藩離  
剖破不復羸囚矣乾與本可以行而震力助之任重致遠何阻

碑哉

四爻重在貞字不壯爲壯也貞吉悔亡者事体正當且無差  
失也群陰心服不拒其來藩籬決開無俟于觸何羸敗之有  
輶車下橫木輶壯則力足以承車陽剛之力視輶爲左壯故  
曰壯于大輿之腹他爻言壯不言大四爲壯主故以大言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藩決不羸而後可以前往蓋軋健震動相配而進也則前此之  
不宜尚往明矣

六五喪羊于易元悔

易平地也四陽上進而五以柔中尚之羊無所用其觸故曰喪  
羊于易如此則無凶禍之及矣復何悔

易音亦疆場也喪羊者不見其羊如入無人之境諸陽上進而陰不復阻塞也亦本六五柔中來上六則不能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六居五是以小人而居高位位不當也君子壯盛之時小人處非其據自宜退避使陽之上進若喪羊于易則可矣

六五之在大壯猶九五之在遯也雖居尊位而時運不在我雖若猶可爲而權力已不能如意故一宜遯一宜順從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九三羊也上六乃其藩也上六有應于三不能抑之而使退照陽之長又不能遂之而使進遲疑不決何所利耶惟能艱難自處退以從陽庶可免耳

子瞻曰羊九三也藩上六也自三言之三不應觸其藩自  
言之上不應羸其角二者皆不計其後而果于發者三之過  
我我既已羸之矣方其前不得遂而退不得釋也豈獨羊之  
患雖我則何病如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也故无攸  
利均之爲不利也則以知難而避之爲吉○知難而避自道  
理言則爲正自本爻言則爲艱以其費一番踟躕曲折耳觀  
六五之喪羊則知上六之艱耳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居動極質陰暗而好動不能詳審者是以進退失據如此凡  
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知其難無不詳審者既詳審又何咎  
上居動極有不詳之象動極則止有克艱之象



三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者進也以日出地上前進而明也人臣當晉時而有舍進之德保又王國之功將必簡在帝心而寵渥眷注其所必然者故文王係之詞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康侯安國之侯也錫與也蕃庶言所錫之馬衆多也晝日三接見其親禮之頻數也他卦皆著吉凶亨利之詞此獨云爾者其時盛其德隆而其所承祿自不同也晉與明夷正相反文王居明夷而思晉之盛故係詞若此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之義何居謂其升而上進不窮也卦象明出地上大明升而

中天晉之時莫盛于此矣卦德順而麗乎大明恭順承乎明主  
晉之德莫盛于此矣卦變柔進而上行微柔位乎天位晉之君  
莫盛于此矣卦合三者以名晉而臣備一順以匡時則其定國  
之功自克承乎帝眷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雖欲辭而弗克者  
當晉之時承晉之遇亦恭幸矣哉

晉進也是釋字義乃所爲晉者全在明出地上三事然此三  
事卽是康侯之所以獲寵者語意一串下明出地上無所不  
照賞罰清明之世也順而麗乎大明重順字所謂小心翼翼  
以事一人也柔進而上行重柔字虛中下賢之主居于尊位  
也然六五離明不日明而曰柔者自下之而則見其明自上  
之進則不有其明也下以順道而下何不獲乎上上以柔道

行上何不逮乎下是以康侯者際是時備是德而遇是君方得是寵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晉之象君子曰晉者進也孰大于進德哉已德本明而昏昏昭昭皆係于自己吾惟是去其蔽格其非無使纖毫塵翳得累其本明之體是我分內物我自昭之而已君子之所爲晉蓋如此

明德是自然字自昭卽明明德也此重自字上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下三爻皆欲進而阻乎大明者初六居下而應不中正之九四妨賢竊位進而見摧有正而已正則未有不孚于上而得吉者

設或罔孚亦當義命自安雍容寬裕不急急于求知乃可无咎  
苟欲進之心切將恐失守傷義所不免矣豈君子善進之道哉  
晉如欲進也推如被其推抑也罔孚以其應不中正終久爲  
之壅蔽也推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  
以不裕也裕寬裕也急遽之反君子識得此意思多少躁妄  
之心增多少道義之心

象曰晉如推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君子只此正道晉如推如獨行已之正而已正之外無他事也  
曰未受命者未受官守之命于吾進退綽綽有餘裕耳

獨行正與履初獨行願之獨同言非他人所能與也未受命  
未受五之命也初應回爲其所蔽未進之于五也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正此意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二應六五虛中下賢而四近君多怠其志不得伸故晉如不免于愁如然二亦惟有正而已守此正而不易自能升聞明主而旁求爰立之誠寵綬錫予之命有必然而無疑者故曰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惟由人阻愁自我生愁者憂道之不得行也受茲介福貞吉之徵也介福大福言有德必庸也六五曰王母者五不用明而用柔柔而以順順之交孚之極故親之曰王母耳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德貞善于中正二有中正之德明主之所必求也介福之受不

亦宜乎

六三衆允悔亡

下卦之上爲衆陰之長是以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矣未信而進悔所不免衆允而進其悔乃亡

初極下二猶在地皆欲進而未能至三始出地上率衆柔與之俱進所謂柔而順乎大明也晉之爲進惟三當之或曰不中不正德何取焉曰坤順之極是其德耳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志上行三之志卽衆之志所以衆允而悔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九四當晉之時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不勝貪得之私常畏人之奪我則雖正而亦危者故曰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晝伏夜行庸臣處非其位貪婪無耻妨賢上進畏其見奪亦猶是也上有大明之君益無所逃遁矣群陰以柔四獨以剛故曰貞貞者自以爲是也○以下三爻觀之九四取象鼫鼠重在妨賢上妨賢之人必以鼫鼠象之始切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無德而處高位是爲非據貪而恐失情狀之所必至也貞而厲固宜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柔中爲自昭明德之主天下臣民莫不順而誦之是以事

皆悔亡而心則不累于得失持此以往蓋吉而无不利者也治功大成矣

六五卽柔進而上行者爲治用柔似乎有悔然離明之主得力全在柔上故曰悔亡失得勿恤正是其風柔處剛則明作之心勝而失得精核矣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往有慶卽吉无不利一人之慶天下賴之矣

生生篇云此一爻卽是明德學問悔小疵也六五以陰居陽是幾微少偏不能無悔然當大明中天之時靈覺內照精明常惺至于一疵不存其悔亡矣然德者難得而易失者也人情當未得之時則求其得旣得之後又慮其失卽此憧憧計



較之心便非明德本体故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但使吾心之虛靈無時不照而理之得與未得一無所容心焉則中心無私本体呈露卽明明德于天下亦此大公順應之心而已何吉利如之象曰有慶者人君之慶惟在心之純與不純見之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上九失其柔順之道未免露圭角矣故有晉其角之象既有圭角卽當着力切磋琢磨自伐其氣質之偏而兢兢然危厲庶可以吉而无咎若自以爲貞而執之不變安免于吝乎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天理明淨氣質消融一有圭角之累便非光明之本体矣此

以必伐之也

東坡曰剛之上窮者角也晉其角者以是爲正也以角爲晉必有所用其觸三吾應也而四避之則上九之所伐者四也四與上同體故爲邑也邑人而閉吾應無以令之而至于用兵道不光矣此正也而吝道也○上爲離明已極日中則昃明不足故用剛道未光也止此

三三明夷利艱貞

下離上坤明而被傷曰明夷君子于此復可自露其明乎是故論理之貞有可以直而行之者有不可直遂而必艱難以行之者艱難以行之正雖非正人君子所深願而時至于此不得不用是道故戒以利艱貞

日入地下則其明被掩如有所傷譬聖人君子有明德而被掩抑也艱貞二字連讀是艱難以行之貞非艱難以行其貞也艱貞卽是晦其明卽是正志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則明受傷矣故曰明夷且離明坤順內秉文明之德而外盡柔順之道以蒙被國家之大難文王當日蓋嘗以身承之矣明夷之卦其所自道乎曰利艱貞者明不可露必晦之之爲貴也六五切近上六遭蒙不幸而能晦明以正其志蓋當日箕子嘗以是道行之矣處明夷者其必若箕子而後可想文王身履明夷而教宗臣之義當以箕子爲正其亦大不得已乎哉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只說得個明而見傷文王以之者文王蓋以身嘗之爲明夷之義不是常用此道以處明夷也大難關天下之難內難是一家之難有分別○艱貞者晦其明是也蓋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韜之則逆也晦其明與正其志何別君子惟此明德耳本此明德顯行于其外志與行罔有不正者其常也不得已而晦其明若箕子之狂黯暗污濁于外其變也然其中固持之以正以俟其君之悔悟是晦其明乃以正其志也故晦其明下緊接內難而能正其志句箕子以之者箕子嘗以是道行之也與文王以之稍別大抵內難比大難更難處箕子比文王又難處故以利艱貞係之要亦天命之于殷周有所以興廢而然也文王箕

子豈能違天哉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受其掩抑有明夷之象君子曰明所以照也而用明之過則傷于察太察則盡事而無含弘之度非居上之体故其蒞衆也雖明目達聰以燭之而寬容含厚之意未嘗不行于其內用晦而明不敢過察以盡人之隱焉斯可矣

晦而明與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非不明也亦非以明而明也但用晦而明不察察以傷于刻焉爾妙在用字上如敕小過使人無求備罪疑惟輕脅從罔治之類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言有

初九以明德尚往如鳥飛而尚進者乃其見傷于上于蔽而垂

其翼然則不可居矣故君子于行至三日而不食其有攸往亦不免主人之有言也若初九者所遇亦窮矣哉

明夷于飛其傷在外也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飛而垂翼如何得行所以必去而無疑雖三日不食亦不恤也然其所往又不免主人之言主人之言不知我心悠悠之口也愠于群小卽此意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于行而不食君子豈樂于逃世哉義在困窮有不可苟食者耳夫子挑出一義字則知不食之故非惟厄于時抑亦決于義矣

明德見傷二所不能免也而猶未及上体若夷其左股者然亦已及矣必去而以速為主如用拯馬壯者然庶幾能免傷害而得吉也

二在下卦爲股之象曰左股者猶未切也拯救也馬壯馬之壯者行速也未切而救卽是速救之速只是一個去得早得免于禍卽吉耳非謂可以有爲于時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二旣已傷矣何以得吉明体而處順其所爲速去者適中乎處明夷之則也匪則幾不免焉靡順亦不知其則矣

二在明体不言明而言順以明方晦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三亦以明而見傷者乃其至剛居明體之上正與上大闇主為  
應則用明除害獲其首惡固九三之當為亦九三之能事也特  
所處在君臣之間卽以其貞亦宜詳審而不可急遽焉耳聖人  
于順天應人之舉大致其丁寧如此

明夷始自晦也南狩發其明之地也正者以其除暴安民也  
不可疾貞者倘亟亟于是則篡矣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之南狩其志非利天下也天下咸望我以去暗除殘而我  
不得已爲天下行之其志乃爲大得耳不然而稱亂之事能免  
于天下哉

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雖入坤體而尚達闇君于斯時也本柔正之德以行見幾之智脫然遠去未有不得遂其志者故其詞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四內體爲腹心之象入者猶未傷也居明夷之時其心惟恐傷害之及超然遠去大獲我心矣然非出于門庭不能獲也方入左腹得出門庭乃獲明夷之心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入暗地近暗君未有能獲其心者六四柔正居暗地而尚淺故得遂其心以去耳人可不知幾乎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五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宗臣當內難箕子之明夷也處箕子之明夷必如箕子之正志然後可故利貞

利貞卽利箕子之貞也他卦五爻多係爲君故周公以箕子二字明之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之明德宗社所賴以維持一日不可息者也不可息而又當晦之必如箕子之貞然後可

不可息者耿耿不昧常存而不息也明可晦不可息以其在內不露所以爲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人君宜明明德于天下不明而至于晦則其初登于天者無非

傷人之明之事終則罪惡貫盈入于地而已矣

不明晦不明而晦也上六爲威卦之主至此則明夷成矣故以明夷本象言之始爲天子後欲爲匹夫而不可得也桀紂正當此爻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則明足以照四國孰知其明正所以晦乎後入于地以其失人君之則也君有君道一失之如人心何

明夷之上六殷受也初九伯夷太公也六二文王也九三武王也六四微子也六五箕子乎當其辱于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囚奴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固彼之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

正其志獨不及比干者以明夷艱貞自全無見傷之義

三三家人利女貞

此卦離巽合体明內而巽外一家之人各以其道故曰家人夫必如此而後成家而後成人也然家人之難治莫如婦人婦人正則一家無不正矣故任有家之責者正內爲尤要也利干女貞焉

女貞者女正位乎內也卽六二之无攸遂在中饋也所正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蓋以主家之人而言也論正家之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化必觀乎女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

易經言訓 卷之三  
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貴正而莫先乎正內卦體二居內五居外女正位乎內而  
无攸遂男正位乎外而有儀刑是男女之正天地倡隨之大義  
也明是義則內外森嚴成其所謂家矣家人有嚴君焉正此父  
母之謂也有尊嚴則孝敬不衰有君長則法度不廢是家政之  
所由肅耳且推之卦畫有父子兄弟夫婦之分焉嚴君統治父  
子兄弟夫婦各正其所而家道正矣正家而天下之定亦不出  
此矣家非天下之則乎而謂不先正其內可乎此利女貞之戒  
所爲惓惓也

男女二字一家之人盡之矣父母亦男女也曰男女卽家人  
之卦名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卽卦詞之貞也陽旌陰

爰陽倡陰和是天地之大道理男女正正是此義也嚴君有尊無二主不怒而威之意言一家之內父母爲尊必父母尊嚴內外整肅如臣民之聽命于君上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夫婦順各盡其職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下係于一家一家又係于男女豈可不利女貞○或曰父嚴母慈母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庶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慢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故母而亦必曰嚴君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者火熾則炎上而風生自內而及外之意也知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出矣有

物者有是物也言之不虛也言孝則寔能孝言弟則寔能弟也  
有恒者能恒乂也行之不變也孝則終身孝也弟則終身弟也  
言有物則言顧行行有恒則行顧言如此則身脩家齊風化自  
此出矣

言行可以欺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非有物有恒不可此君  
子知風之自也舍言行別無脩身舍脩身別無齊家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閑者防也古者木設于門所以防閑內外也閑有家者閑一家  
之衆使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也初九剛而得正知  
治家之道當防閑其始使邪僻之意無由而興而後悔可亡也  
閑有家即防閑一家之人也不曰無悔而曰悔亡者治家之

難難乎無悔也帝堯大聖不免丹朱之用淫周公大聖不免管蔡之興慝然則難乎言無悔矣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有家之始家人志意尚未變動乘此未變而閑之不傷恩不失義是善物也志變而後閑則所傷多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无成而代有終妻道也无非无儀惟酒食是儀婦道也六二柔順中正凡事无敢專成惟在中饋而供婦職信乎女子之正而成家之本也故周公以貞吉與之

攸所也遂專成也凡閫外之事聽命于夫不敢專主也饋餉也以所治之飲食而與人飲食也饋食厨内之事故曰中饋



在者守而不遷之意卽此是貞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柔順以巽于夫子是婦人之正道也所以得吉

順從而巽入乎九五之剛正所以无攸遂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治家貴剛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是剛而過者致有嚴厲之聲  
以人情言不无怨悔而危患隨之然而法度齊肅人心祇畏猶  
有家者之福也故曰吉若反是而婦子之嘻嘻則防檢不存笑  
傲無節終必敗家而取吝矣然則失之嘻嘻无寧嗃嗃之爲愈  
乎

家人者主一家之人也惟此爻獨稱家人者三當一卦之中

又介乎二陰之間有夫道焉蓋一家之主也嗃嗃發聲嚴厲也曰婦子嘻嘻則與女貞大相反矣○嘻嘻嗃嗃皆以家人言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人嗃嗃雖云悔厲然于治家之道未爲失也婦子嘻嘻則失家節而不可爲訓矣

節節制也治家如治國故于尊長曰嚴君子法度曰家節

六四富家大吉

處家非道不保其有者多矣六四以陰居陰而近上位其所爲料理規節者具有法度家之盛美可享而弗失也故曰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在位是任有家之責者順順理也順理處家自能保其家業何吉之不大

東坡曰家人有四陽二陰而陰皆不失其位以聽于陽陽爲政而陰聽之家欲不治不可得也富者治之極也故六二貞吉其始也六四富家其極也以治極致富則其富可久此之謂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王者父母天下而根本于家有家最難以感格者五剛健中正總理陽教于其外以刑于乎六二巽順于官壺之內則風教本端而天下之定不勞而自致矣故曰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卽詩之奏假無言也有家指六二而言而一家之人在其內勿恤無憂也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者心化而誠合夫婦交相愛而不知其所以愛然是所謂王假有家也

東坡曰假至也王至有家則是家也大矣王者以天下爲一家家人之家近而相瀆天下之家遠而相忘知其患在于相瀆也故推嚴別遠以示相忘之意知其患在于相忘也故簡易勿恤以通相愛之情家人四陽惟九五有人君之德故稱其德論天下之家焉君臣欲如其父子父子欲如其君臣是聖人之意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周公極言治家之道本乎誠寔誠寔則有物有恒足以感格乎家人矣然所處在骨肉情愛之間慈過則少嚴恩勝則掩義禮法不足而怠慢生是有家之患也故又當威如約束以整齊之斯可以一衆志保家業而終吉耳有孚是正家之本然必威如始獲終吉不平對威而曰如惟德之威非作威也故若見其威耳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所謂威如者豈曰責備之家人哉惟反諸身而已身正則不怒而威矣

夫子恐人錯認威字故舉反身以明之

三三睽小事吉

離爲火兌爲澤火炎上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離爲中女兌爲少女二女同居而所歸各異亦爲睽矣夫物聚則朋睽則孤旣曰孤焉往而不窮又何以得吉然兌悅離明六五柔進上行而應乎九二之剛是在我者有其德據其勢而又得剛明以爲之輔則雖不能大有所作爲而天下之事亦可以少濟而得吉也

睽之一字人心乖離打頭先壞了故雖備有衆善只可以小事吉小事者如畜存苟安之類是也夫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無貴于易矣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易以名離兌于物有水火之象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是物性之睽也于人有少長二女之象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是人心之睽也斯睽之由名乎睽則似無可吉之理乃卦德悅而順乎明和而有別一善也卦變柔進而上行柔得乘勢一善也卦体得中而應乎剛之喜爲我助又一善也內乘上行之勢外得剛明之資是以當睽之時雖不能大事亦可小事吉與然睽豈無用之天下者天高地下睽也而生成之事無不同焉男外女內睽

也而倡隨之志無不同焉萬物散殊睽也而應求之事無不類焉是睽之用所以成天地之大義生人物之萬殊不可一時廢于天下者也无睽之用是无天地男女萬物失其時用不亦至大矣哉

火澤二句要着一動字二女二句要着一志字此睽之本也悅而睽乎明以一人言和悅之性與明德相照也蓋內有和樂之心无所拂戾而外又達于事理无昏暗之失者柔進而上行得中俱指六五應乎剛剛指九二是以寬仁慈祥之德進而爲民之主又有干城腹心之臣爲之輔助也合此三者自然民心可固國勢可定不至于一敗塗地矣故曰小事吉○睽者異也以異而同天地萬物于何不通蓋天地男女萬



易經  
卷之二  
物其不同者迹也而成物之事成家之忠聲應氣求之類无  
不同堵其性情也然必有睽而後其用乃可以合而同假令  
陰陽混雜内外无別類聚不分非合異以成同詎能行乎正  
如火澤不睽幾息而無用矣夫莫不善于睽而三才之大用  
由焉苟惟同之爲見若是必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  
時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爲用也合在睽之中不睽則无以  
爲合也夫子因嘆其大如此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二象合而性不同爲睽君子觀象于大同之中而別  
其異焉夫聖賢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同也于世俗之所同則  
有時而獨異蓋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經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

隨俗習非之人也兩者皆說要在同而異耳

同者理不同者俗君子之同同于理耳理非苟同而不同俗  
處卽異也故曰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濟睽者所重正應初四皆剛不无相睽之悔而惟其同德則彼此相投有亡其悔而不終喪者如喪馬勿逐而自復然是則睽之合也然睽之時雖貴同德之與而惡人之乖異者至衆苟一槩拒絕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故又必見惡人而後可得无咎見者遇而勿絕之也如是則无已甚之行何尤焉

睽則有悔合則悔亡初四二陽雖非正應而其德則同也馬所以行者陽欲上往失其所與則不能行旣與四合則能行

矣是勿逐而馬復之象曷言乎見惡人也惡人雖異于我而其人未始不同于我也同者同之而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君子遇惡人而見之豈得已哉求爲免禍之道也不然異已者忌則同德者亦難合矣

此以不避爲避以見爲避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本陰陽正應者當睽之時乖戾不合然君臣之義何可廢也必也委曲懇誠以斬主上之感悟庶兩相會遇如盛世之明

良馬乃盡臣子之職而无咎耳

二五之睽雖時勢宜然是以陰陽皆不當位之故臣位反剛  
剛易亢也君位反柔柔易疑也欲以相合難矣遇主者求主  
之遇合也遇主于巷中間有許多委曲在蓋諛其剛迂其身  
以從于君之象委曲求合行道以濟世要惟二以剛中之才  
具和悅之性足以行之非區區小節狷介避世者之所知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主于巷似乎違道矣不知當睽之時有不得不致其委曲者  
是其遇非枉道迎合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以未失道  
明之

道事君之正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三與上爲正應當睽之時豈不急于求合而所居在二陽之間  
卽尚往以應上二不无牽曳于其下四不无掣制于其前者乃  
上九之精狠方深見其曳掣之迹深以刑戮加之是三所處之  
不幸也然而心非爲邪又當自白卽其初雖不偶而其終必有  
當合者是又可信以此理之正也故聖人特以无初有終以寬  
慰之

曳指九二掣指九四以三不中不正而承乘皆陽也輿駕牛  
而載人其上是尚往之象見與曳三句皆就旁人之見三而  
言其人卽輿中之人指本爻天指上九鼻乃通上者鼻之則  
其氣不得上通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之上應豈不汲汲而乃爲人所牽制者居二陽之間處位不當故也无初有終言終必與上相遇合也不正未有能合者不剛未有能使之合言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四无正應是睽而獨處者而剛德在下適與相遇而交孚焉則孤者不終于孤矣然當睽之時遇有同德寔難以息乘之適相撈也必常存危厲而交孚乃可以全交爲无咎耳

睽而又孤曰睽孤元夫善士也初陽在下完全一陽剛之德故稱元夫元夫與已相孚契全在誠意之交至稍或怠弛復解而孤所以必厲而後无咎厲者猶言輕易不得如委之腹

心以致誠惴惴其舉措以杜嫌疑是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大臣當睽之時常有濟睽之志所患者不遇同德耳曰交孚无咎則志不可行之天下耶是可合睽而爲同耳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五以陰居陽才力歎焉不能濟睽而有悔者然居中得應則睽不終睽而其悔可亡矣何者下應之九二非他本已之宗也以已之柔中感彼之剛中相合如噬膚之易由此以往又何咎焉此悔之所以亡也

離兌同出乎坤故曰宗二依五以爲至尊之也下當以分巽上也五親二以爲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同心相倚之

縱其合也如噬膚之易然必君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當元  
往无咎者睽獲濟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君臣相遇爲濟天下耳五之遇二如噬膚然則其往也可以合  
天下之睽歸大同之治其有慶宜也又何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

上九與六三爲應本不孤也而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則其才  
情猜狠妄意垂離睽孤而无所不疑者故三未嘗受汚于人也見  
如負塗之豕焉二本无受汚之事也見如載鬼一車焉始也猜  
疑之極必射之爲快而張弧後也疑稍釋于中復脫之弧而弗



射蓋曰三匪爲寇于我也寔我之婚媾其所云然者不得已耳如是而往兩相遇而相和則睽者終合而不孤耳是所謂遇而之吉也上與三睽合之情狀蓋如此

先張之弧已上俱是睽後脫之弧已下俱是合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之始睽也何所不疑而終至于遇合則群疑盡釋矣至于群疑亡而後稱交合之吉

易筌曰三上兩見字皆疑心爲之妄見也見六三牽輿之牛妄以爲負塗之豕見六三載人之輿妄以爲載鬼之車疑情所結惟妄橫生非寔事也有疑則諸妄現前疑亡則諸妄消殞

三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下艮上坎見險而止其名曰蹇蹇難也故濟難者擇地爲先趨于平易則難可日紆入于險阻則難將益甚故利在西南而不利東北然蹇難之時必有非常之人然後可弘匡濟之略故利見當世之大人焉又非行險僥倖者之所能濟也務求本于義理之正而以漸而進之庶其難爲可解耳故必以貞然後吉也聖人當蹇之時論所以處蹇之道委曲詳盡如此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也見險而止故名爲蹇然不可以終止必思所以處之但貴據得其地資得其人行得其道有是三者无不濟矣○西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也利見大人得所主也貞者仁義之師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  
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足不能進曰蹇蹇者難也卦德險在前也有難之義不可以上  
進履斯險者一見而能止不陷于其險所謂明哲保身之智非  
耶其曰利西南者卦變陽進居五而得中其往也入于平易之  
地得處蹇之中也曰不利東北者退入于艮則不進蹇益甚而  
道窮也曰利見大人者以聖賢之才術爲匡濟之經綸其往必  
有功也卦体九五陽剛當位以正行之不尙苟且之成所以一  
匡天下者在是是所謂貞吉也夫蹇之時用居平易而去險阻  
又必利見聖賢之人由至正之道其所爲用蓋如此如此則獲

吉且利不如此則必陷于險而窮其時用豈不誠至大矣哉

蹇者難進之義也坎之德爲陰居卦之前不可前進此所以名爲蹇也然艮止在後止之而不冒其險又所以贊其智也利西南者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君子將有意于犯難以靖人必先靖其身故先立于无難之地以觀難之所在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是以往則得中也難之所在我亦在焉求人之不暇烏乎濟蓋得中者所往得其地據形勢而得所安也若非其地道乃窮矣往有功者所依得其人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德足以聯屬天下之心其勢足以汲引天下之士故往則有功正邦者自處以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爲所以能明信義于天下

而邦其底定矣有此三者總可濟蹇因嘆其時用之大陸康成曰蹇以止爲知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置身于事外而居靜以觀動乃可以審順逆之形決從違之準盡張弛之術也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上有水爲山所阻不得流行蹇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者乃此身之蹇也若怨天尤人其何能濟惟反諸身而脩德則誠能動物家邦必達矣此善于濟蹇者與

反身卽有見險能止之意脩德身雖止而德日進矣

初六往蹇來譽

初六非濟險之才當蹇之始進則益入于險不可往也退而來

則有知時之譽是在君子之自審而已

往來者進退二字也初未任王臣之責故其詞云云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六非不往也不妄往耳不妄往者有待而往也

九五以大蹇爲朋來之主以中正爲往來之節未及于五難未艾也犯之有咎過五以上難衰而可乘矣故上六往蹇來碩而六四以下皆以往蹇爲病而其來有先後之差焉見難而往難不可犯窮而後反人以窮而後反者爲有讓以其不得已也惟初六涉難未深而遽反不待其窮是以有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當蹇之時初三四上此四者或遠或近皆視其勢之可否以爲

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于五君臣之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无來蹇蹇而已君子不可謂之不知者以其非身之故也

蹇而又蹇卽難而又難之說出萬死求一生忘一生求出君父于死地若甯武子諸葛亮文天祥其人也匪躬之故事君能致其身者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爲臣盡忠要以出君子險難耳其濟不濟天也卽其不濟終无可尤况未必不濟乎

爻象之詞揔之激臣子盡忠之心○易筮曰蹇蹇者蹇其時之蹇也一已離下而上與五相應所謂王臣也然處時之蹇

不得不以蹇處之止而不行非以其身之故而避難也蓋當蹇而蹇以待時也故曰終无尤也如此說方與艮体相合待說皆失之且于匪躬之故終无尤也說不去按此說亦優九三往蹇來反

三陽剛本可濟蹇者特以時方蹇難身匪王臣往冒于蹇亦无益也不若且反居其所有君臣之援則將協力以濟大事无君臣之援則二陰喜已之來亦可以自存耳

此來卽來譽之來但九三已往故下一反字反者猶迷路而知歸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三何以宜反也二陰在內皆望三之剛以爲歸也內喜其來故



宜且反以安其所耳

夫勢不可往者非惟往而无獲將來而失其故也何則險難在前不慮可否而輕以身赴之苟前不得進則必有議吾後者矣九三往蹇而其來也得反其位則內喜之也內之二陰不能自立于險難之際待我而爲捍蔽是故完位以復我我之所以得反者幸也

六四往蹇來連

蹇時尚往益入于蹇不可爲也思以濟蹇必來連九三之陽則協力以畜濟庶幾爲有得耳四非王臣而居在上体故聖人教之以濟蹇若此

連卽孟子連諸侯之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三以陽居陽當位實也寔有濟天下之才濟蹇者不求與其人而誰爲任哉所以必貴于來連也

六四亦當位故下一寔字以別之指九三也

九五大蹇朋來

一身一家之蹇其蹇小天下之蹇其蹇大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立于險中而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朋群然而趨之同心協力何難不濟是濟世之一大機也

朋來之來與諸爻異諸爻之來自外反內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曰朋來者世難之時君臣相依如朋友耳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下卦當艮之時尚當有待此則善類協心可以有爲若失此機會又難着力矣曰中節者不先不後恰當機宜之謂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在卦極往无所之而益蹇來則可啻碩大之功而得吉矣蓋碩大之功必當世之大人爲克成之九五其人也利見大人羣麟附翼而績効于當年功垂于鐘鼎是所謂來碩之吉乎

來碩處且虛講到利見大人上始大發揮○來碩卽往有功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建大功者視其志何如耳往蹇來碩志在大君而思以替襄其萬一也曰利見大人者正從此貴以戡定禍亂啻就碩大之功

耳

志在內卽志在九五之大人故繫承利見大人句發出從貴二字見志之在內者是從貴人以爲之匡勳也○有有德之大人有有位之大人濟蹇須德位兼脩者能之故特提一貴字

三三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蹇難之後宜解居險能動出乎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顧天下之難方解瘡痍未復不可以煩苛嚴急治之惟濟之以寬大簡易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故利于西南如其難已盡解可无所往清靜寧謐其時也及是時以來復焉而與天下以安靜之休如難猶未靖必有攸往驅除掃蕩其時矣及是時以夙往夙復焉

而不久貽天下以煩擾之苦是黎庶所賴以甦生而天步爲之  
永康者也故竝與之以吉

欲出蹇則利用動以解之旣解則利用靜以綏之故取西南  
致養之義所以培植邦本維持元氣也賴震免者賴坤以安  
坤靜也利西南也湯伐桀以寬武反商舊政是皆利西南之  
事○復者對有所往之時而言无所事事也其發語詞夙早  
也夙吉卽是來復蓋靜而能處之以靜固爲安止其所動而  
卽歸于靜亦爲來復其所揔之撫綏天下之意重早復邊程  
傳解无所往其來復吉云聖人旣解其解而治平无事矣是  
无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  
治是來復也天下之吉也自古聖王救難亂其始必

也既安靖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旣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則不知來復之義也此極有理講來復內也要兼此意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析解之時義大矣哉

解非无故而能然也卦德險以動而不安于其險則其動也必能就平夷之地而免乎險矣此難之所由解也詞曰解利西南者謂西南乃坤地其往也施平易之政聯億兆之心而得衆也曰其來復吉者蓋中無定在安靜无爲而樂與天下相休息乃得處解之中也曰有攸往夙吉者謂本是安靜之心以往一舉

蕩平而早有成功也此聖人欲解天下之難而與之以更始之心也而極觀天地之解豈外是哉天地之氣兩相交合而和解則雷雨作千兩間矣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發生甲折而欣欣向榮矣是解之時所以成天地之功用生物類之萬殊者也豈不誠至大矣哉聖人憲天以解天下之難而雷雨澤作民生食福于无窮矣

塞難方興解則難之已散塞止乎險下不若屯發乎險中屯發乎險中又不若解發乎險外也○解之利西南卽塞之利西南塞利西南爲得中解利西南爲得衆惟得中故得衆也坤爲衆西南坤地是行平易之政以得億兆之歡心也乃得中乃字有意言无所往其來復乃爲得中也當解之時而不

知安靜之道可謂之得中乎往有功往字卽承得中來本此  
中以往所爲速濟而不貽之害卽可來復是爲有功也○天  
地解者窮冬之時天地之氣閉塞不通至春時始解散也天  
地一解而雷雨俱作雷雨一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屈之終  
伸之始往之復來之端其解也時之所解雖欲閉之而不可  
得也解之時豈不大矣哉○甲折有分辨甲者萌芽初發之  
時有所包含而未折也折則自甲而嚙矣甲折二字平看不  
可謂甲者折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而爲解君子曰當解之時草木皆有生意乃吾民不幸  
而罹于罪過莫之省解可乎于是理其所謂註誤者而肆赦之



詳其所謂罪惡者而寬宥之體發育以施仁恩法解散以行寬政是君子之所爲解天下之難者也

雷合于電所以折獄致刑秋令也雷合于雨所以赦過宥罪春令也過與罪不是民之難然當患難之時天下大亂民生易入于罪故无心失理者徑赦之卽有心成惡者亦從而寬宥之是王者所以播解澤而昭蘇萬民者也

### 初六无咎

患難旣解安寧无事初以柔在下上有正應處置得宜安靜而休息之无咎之道也

初在坎下上應于四從震而動不爲險陷故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柔得四之剛以相濟自能貽天下以安而不至于召亂于義論之故當得无咎也

際字重柔得剛上屯則剛柔始交未相會合故難生解之剛柔已相際接動而出險故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解天下之難在解而所以爲難之本則狐媚小人竊據美權而中直不得伸其氣也九二剛中知其惡之所在而掃除之以靖君側之妖氛而使中直之士得以揚眉吐氣于朝廷之上如田獲三狐得黃矢者然是臣道之正也而皇路清夷可指日以俟矣故曰吉

九二是六五所任以解險者三狐舉成數而言指小人田者

力而取之也黃言中矢言直君子之象小人去則君子得伸矣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居中斥所爲處置小人者悉合乎中道斯狐媚之流所以屏氣而遠遁也又何正人之不得乎

好惡不偏爲中舉措得宜爲正有此中故有此正得中直者得在人得中道者得在己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陰柔宜卑下者乃竊居高位處非其據盜思伐之矣是雖得正亦可羞吝况其未必正乎

負負九四也乘乘九二也九二方爲人君去邪伐佞而三得

以恬然不顧者恃已之爵祿出自朝廷也如此公論之不容儼然據其上者以其處險之極也且字宜玩小人明知終安能免哉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乘載德之器也負而且乘可醜之甚矣若是自我致戎又將誰咎耶

九四解而拇勿至斯孚

九四九二陽剛同德之朋也當國家解難之時四居近君之位當何如其戮力耶但四比于三間于負乘之小人則君子之朋安得而至惟解去小人勿與之親近則君子之朋自相遇而孚信矣

而者汝也震爲足拇居足下三居震之下拇之象也二與四同功皆有陽剛之德故曰朋舊註以初爲拇則于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相矛盾矣四惟以剛居陰爲不正故未免比于六三聖人教之以割愛之道象中未當位本此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以陽居陰故未當位惟未當位故有解拇之戒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居尊位非不知六三之爲小人而欲屏去之但五柔中與之同体是三猶未免爲城狐社鼠之奸也爲君子者將若之何惟有解散之而已釋其事權泯其形迹則无意外之萌而小人自然信服矣故曰有孚于小人

維有解者言惟有解散一道別无他術也聖人遇小人必以順從君子遇君子之去小人又恐其急迫而壞事必從容而解散之然後有濟斯有深意焉玉杯甘露之事可鑒也舊說有孚于小人以小人去爲驗似牽強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夫子又恐中立之說誤人也曰君子有解散之道則小人自然退去矣不然外若調停而中寔戀戀者豈少哉去邪勿疑焉斯可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小人肆惡于君側如隼集于高墉之上不可不去也上居解極以成器之藏爲待時之動一舉而殪滅之而造福于天下故曰

獲之无不利

隼亦指六三而言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乘勢驚害其悖亂于天下者不少公用射隼政以解此悖耳

小人之逐利也如負其妖惑也如狐而其得勢以乘人也如隼至于隼則其悖亂不可言矣故解天下之難直說到解悖而後已揔之六三居險極又與六五同体故難之也

三三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篇可謂

損下益上卦名爲損損非國之福也與君之願也而時勢所迫有不吝不損者焉是在君子以孚誠愛民之心爲不得已取民

之計耳苟誠有孚則民必見諒而事无不集也即心亦可自諒而反之无愧也一時之權宜可世守以爲憲也今日之不得已可推行之盡通也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皆本此有孚之一念而信其必然者乃若何而用之禮莫大于享享用八簋其常也而時出舉廢重損之謂何吾以爲卽具二簋可用爲享焉何則上帝先王所鑒者誠也酌有孚之損爲有孚之用未有不感格乎鬼神者是在人君存此心而已矣

有孚者何損下是萬萬不得已事吾爲軍需國用至要至緊萬萬不得已行之此心此誠真可誓天日對神明而信諒于庸夫孺子之心這纔是有孚元吉利往一氣下元吉以事言无咎以理言可貞以垂之憲典言利有攸往以行之見在言



易經口義 卷之三  
○二簋可用亨是舉至大者以例其餘亨帝享親國家真大之典此若可減省无事不可減省矣損之時其用合是如此這亦本有孚之意來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卦名損耶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此王者寧藏富于民而不藏富于國也卦体損下益上下既損矣上豈能獨益哉損之道且行于上君與民交相損矣故曰損詞何以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往係之耶蓋國家之損非經營不足之爲害而欲心侈靡之爲害故欲去國家之害未有不先去吾心之害始必其有

孚者損過以就中而僞妄之私內无所留損文以就質而耳目  
之觀外无所侈蓋以真誠爲天下先而後損所當損天下之人  
信之乃脩有此衆善也然亦顧其時何如耳詞曰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享貴脩物二簋之用惟損時爲然不可以爲典要也剛  
柔者天下之大分此卦損剛益柔亦有時而然耳豈聖人扶抑  
之大義乎天地之化過則損不足則益虧則盈寔則虛天地何  
心惟與時而偕行耳必達于時之義者始可與言損夫

損下益上者損下卦之第三爻上行而爲上卦之第六爻也  
故曰其道上行如言柔進而上行也若論人事乃剥民奉上  
民既貧矣君豈能以獨富是上下俱損故名爲損損而有孚  
句重有孚然此有孚却无工夫卽在而字上見若有孚則元

吉无咎可貞利往因之矣○時者理之當然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二簋可用享者非常道也以其時當于損所以二簋也本卦損下卦之剛益上卦之柔亦非常道也以時當損下益上所以損剛而益柔也蓋天下之理不過損益盈虛而已物之盈者盈而不已其勢必至于消消則損矣物之虛者虛而不已其勢必至于息息則益矣是以時當盈而損也不能達時而使之益時當虛而益也不能達時而使之損此皆物理之常因時而然耳卦詞之二簋可用享者亦時而巳不然致孝鬼神當豐也豈可損乎應有時者當此時應有此用也損剛益柔有時者本卦損下爲全剛上爲全柔也此一時期則剛過于有餘柔過于不足故損下之剛以益上之柔耳過此則

不可損矣損下者必酌其時之盈虛而與之偕行時常損則損不當損則弗損也揔言下不可輕損之意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氣通上潤有損下益上之象君子謂己身亦有所當損者忿心之熾也欲心之流也當其忿吾以忘身及親懲之庶其不熾乎當其欲吾以守義安命窒之庶其不流乎是皆吾身當損之大者大傳所謂德之脩也以此

忘怒觀理所以懲忿以理勝欲所以窒欲己身上當損惟此兩端而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是當損已以益上者奮不顧身

而適往以益之乃爲盡職而无咎矣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使撓授而易人彼不覺欣然而從我斯兩得之不然未有不取䟽辱者也

已事者若已之事也以爲已事而速往以匡拯之于義當无咎但陽剛好進初体輕銳故復戒以酌損之言當斟酌其淺深之宜而不自傷其本量彼之所受隨器而止酌之之義也酌字由適字上來只損所當損便是酌損

象曰已事適往尚合志也

初九何往之速哉四有疾而求損其望我者至殷此尚往以合其志則怠緩非宜耳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二亦當益上者願以身益上者有限以德益上者无窮若九二者惟守已之貞可也征則凶矣何者剛中之德君之所法程也民之所矜式也二守此德而不變則不必自損于已而其所裨益于上者不少矣此所以利貞而征凶也與

二有剛中之德全在自重其身自重其身則爲正人君子不待損已而自然有益于君苟輕身而枉道則雖有其德亦不足觀矣故周公特著利貞征凶之戒利貞卽守其剛中也征凶急于行也弗損益之不必損已而能益人也講利貞征凶處且虛到弗損益之處始大發揮所以然者五雖柔而居剛非不足二雖剛而居柔非有餘所以損剛恐不能益柔也初以剛居剛且欲酌損况二居柔乎故曰損剛益柔有時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德以中爲貴志定則守斯定矣二中以爲志所以弗損益之而利于貞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体本乾而損三以益上故周公就此立論以明致一之義若曰夫人未有不相與以有成者然而兩相與則專三則褻而亂不可不知損益之義也三人行則損一人焉勿使異已者得參乎其間異已旣去則同德者相與而合一得其友以有成矣是致一之義也取友之方也人可不知所損益乎

三兩字而不必拘只同異上見兩者道義之交等三者倫類之非偶也異已者去同德者合斯爲損益之義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人同行耳何以必損一人蓋君子之交合以兩最忌參以三  
三則學術異而諫論乖不相入矣必損一人者言去此疑以致  
一也

一者无二之謂疑則有二去其疑是之謂致一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四有陰柔之疾賴初九陽剛以損去之固爲善矣然而遷善貴  
誠改過宜勇必其寔存果決之心使初遄來益已而有日新之  
効然後反身皆誠內省不疚爲可无咎耳

損其疾卽就六四言文法與論語攻其惡相似使遄使字不  
虛下初固已事而遄往然必六四寔有損其疾之心使初遄



來以益已乃爲佳耳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諱疾忌醫者多矣四賴初九之陽剛以損其疾何疾之弗除不亦可喜乎○疾除則喜至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當損之時益歸于君而六五以柔順虛中承之盛德感通深入臣民之心故雖无心于天下之益而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合天下之心思以爲睿智有欲辭之而不可得者天人交與上下承休大善之吉也故周公係其詞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十朋之龜大寶也楚書以善人爲寶齊威以四臣爲寶十朋

之龜信非賢才不足以當之六五柔順虛中是真心以賢才  
爲寶也君誠心以寶賢賢乃誠心以愛君群策日集弗能違  
矣或者不期至而至之詞弗克違者有不愛則有所違无不  
受則亦何違之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人之益必有所自六五之元吉爲或益之意者自上佑之乎思  
若啓之行若翌之其必有感孚而嘿應者天地鬼神所不能違  
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受益之極宜沛膏澤以益其民然不必自損其所有也緩  
征薄斂則下有餘賜矣是弗損而益之道上之所自盡其職而

无咎者也倘若不正如違道于譽何必其所存所發皆此天德之貞斯下民受其寔惠恩澤可以達施而利有攸往卽海隅日出之邦罔不率俾而得臣无家之可言矣蓋道之貴正也蓋如此

上佑得天也得臣得人也五曰得天上曰得臣五以受天下之益故曰十朋之龜上以益天下之人故曰得臣无家上九因六三之損以成益故爲不費之惠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大君之志嘗在于生民弗損而益之其志何不得乎大而无外良有以也

損而益其益有限弗損而益其益无方其志乃大得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上益下而民富矣君不獨貧也其名爲益夫人君而以益民爲心則一念愛育之真有可以加諸百姓而行乎四海者故利有攸往卽用以濟天下之險難亦可展歟經綸以貽斯民于平定之福也故又曰利涉大川

凡事无不利曰利有攸往又曰利涉大川者平時之益不足見其益之大惟匡扶經濟于險難艱危之日則其益之大始見于天下故又自利有攸往中推極而言之耳非常變對待之說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

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曷以名卦體損上而益下凡民之被恩澤者歡欣鼓舞于樂利之中无疆限之可言矣且自上而下于下是德意之汪洋由九重而降及于窮簷蔀屋而其道之光顯真有炳耀于天壤間者此益之所由歸也曰利有攸往者謂二五之中正豫養乎福國利民之本而休廢被及于蒼生也曰利涉大川者謂二體之皆木克壯乎極溺亨屯之具而匡濟可行于四海也然益豈止此哉觀卦德之動巽則其精常奮而其功常不驟聖學之日進爲无疆焉觀二體之施生則其神常運而其化常不息天地之大益爲无方焉是皆一時之所爲也凡益之道所爲漸漬以人于下者與動巽之時而偕行也所爲涵育以厚其生者與施生

之時而偕行也才德立本于有素妙用趨時于不窮此大君益道之光與天地帝王而竝茂與

損上益下仁政也自上下下仁心也民悅无疆就所及之澤而言蓋益在民也其道大光就所行之事而言蓋益在君也人君居九重之上而德意膏澤及于閭閻之下則其道與乾坤同其廣大與日月同其光明矣○中正是益之大本君臣中正則其所注念所猷爲无非益民之美意良法而福慶被之中正者卦体九五以中正位于上而六二以中正應之是也本道二字是影用文法濟川必以木濟難必以才卦象震于五行爲木巽于八卦爲木是本中正之道以德而運爲才者也如此而行又何艱險之不濟乎○動而巽者動則奮發

巽則沉潛學有勿忘勿助之功故德崇業廣日進无疆此以卦德言也震乃剛卦爲天天施者初之陽也巽乃柔卦爲地地生者四之陰也天以一陽施于下則天道下濟而資其始地以一陰升于上則地道上行而資其生所以品物咸亨而其益无方此以卦体言也時者理之當其可也言凡益之道非理之本无而勉強增益之也乃理當其可而後增益之耳如日日進无疆者以人事當然之理而益也曰其益无方者以造化自然之理而益也理之所在當益而益是以人君必及時而益下蓋天下事功未有不本于學術人事未有不原于造化者也因上有大光字故不復贊其大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之勢交相助益益之道也君子以善者天理也吾性之本有也過者人欲也吾性之本无也理欲相爲乘除去得一分人欲斯存得一分天理故見有善而速遷則過益寡矣見有過而速改則善益增矣卽風雷之交相助益何以加焉

則字宜玩要兼速字意稍若遲回係吝則善非吾有而過遂爲吾過矣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受上之益者不可一日忘報効故利用大經綸大建立以仰答君父之意然位卑任重將恐不堪必其所作之事周悉萬全然後能造天下之福于理爲无咎耳

此元吉與他處不同重大善邊卦本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



初畫之陰其受益爲最大其報禮宜獨隆故利用爲大作是教初大幹事以告報稱然人臣儘有出一時之感激而不能善其成亦有姑藉是以塞責而不知求盡善者此其大作適以禍天下故元吉无咎之訓爲惓惓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事厚重之事下本不當任此事必其所爲周旋无虧然後

可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

二亦當受益者其虛中處下一念之誠敬乃上格于帝心而錫命介福之來有辭之弗克者是人臣之貞也然性近陰柔或不能守故必永貞一心始終一節庶可承天休而得吉故王用亨于帝此心極其誠敬而且永者二事上之心必如此用亨者之

心然後乃爲永貞而得吉耳

虛中是誠處下是敬六二虛中處下蓋精白一心以事君本  
无求益之心而自得君之寵益者故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  
克違之象然爻位皆陰故又戒以永貞必事君如事天而後  
可以受此益也享帝乃人君之事天極狀其誠敬而且永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人臣爲祿而効忠其受益嘗在覲望之內二何心哉知有君而  
已而君鑒其忠寵益之來寔出于意望之外也故以或言之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陰柔不中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則  
夫遺之大接之艱處之盤錯糾紛而令備嘗其艱苦寔皆所以

成全造就之益之用凶事如此庶幾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而乃得无咎耳然君之責我至殷也望我至厚也不思洗濯其内外何以仰副德意乎必其所存爲自治之孚誠所行爲得中之正道隨舉此所自洗濯者仰陳于君父之前曰臣之對揚休命如此是則六三之所當勉者耳

凶事者盤錯險阻也或益之者人君以此成就之也有孚誠信也中行行其所當行也告公用圭以此誠信達之上也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用凶事者豈強之以不堪哉心性才能我所固有之也接之艱苦動忍而增益之正欲全其所固有者耳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人臣患私曲不中耳六四者倘其猷爲康濟合于時中則君鑒其忱告公而見從矣卽遷國移民難乎爲依而中行是務則人心樂于我從不患離折之无主矣所謂中行告公從者蓋如此中行者所行盡善告公從上信之也周之遷國晉鄭焉依立國以人爲依人樂爲我依始可以立國此爲依遷國之義因告公從中舉其大者而言卽利有攸往之涉大川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公從者何以其志在益民也公之志欲益天下而我以其志孚之豈有拂而不從者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當益之時君以惠民爲寔心民以君之惠我爲寔德特惠孚之

未至耳九五誠寔有惠民之心則勿問而元吉矣何者上寔心以惠其民下未有不寔心以惠我之德者此元吉之无容問也人君施惠于民不必求諸物不必損之已惟求諸心而惠自下于下矣九五陽剛中寔故曰有孚惠心夫中心无爲以守至正乃膏澤下民之本原也其爲惠也豈顧問哉民孚我德亦如上之有孚矣

彖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有孚惠我德大得志也

有孚惠心者惠根於心元吉之應勿問可知矣有孚惠我德則德之所施者博益民之志不大得乎

上九亨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求益不已莫益之而或擊之何者君有恒道益下是也立

心勿恤而專爲自益之計凶可免乎哉

恒常也益民君道之常立心勿常人人得而擊之矣故曰莫益之或擊之程傳曰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怨仇是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曰莫益之者從求益之一偏而爲辭也曰或擊之者擊自外來而莫知其所以從也

勿恒與有孚反偏與中行反

三三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卦體五陽而夬一陰其名爲夬夬者決也夫以衆君子夬一小人其勢似甚易然不明正其罪則小人猶得以有辭故先用揚

其罪惡于王庭之上然不厚集吾之朋類不可而不提之以就業亦不可必盡誠以呼號其衆而尚有危厲焉然不先自治其私而專尚威武亦不可必告自邑而不利卽戎焉若是而全勝之道在我一舉而決小人斯利有攸往耳不然勢雖盛長未有不遭其反噬者君子亦慎戒之哉

揚于王庭指九五也孚號有厲通指衆陽而言自邑衆陽之所宅也卽戎以力角勝也以五陽去一陰其勢甚易而其辭甚危聖人之爲君子謀如此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悅決而和○揚于王庭衆衆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者夬之義也以剛夬柔夬去而無疑也卦德健而悅健則以理勝不惑于陰柔而悅則以易行不傷于忿激其夬之也斷然無疑而發皆中節又得夬夬之和者是夬之善道也曰揚于王庭者謂柔乘五剛處非其據其罪自不容於天地間也曰孚號有厲者謂小人之難去必盡其危之道其夬始爲有光也曰告自邑不利卽戎者謂力非所尚所尚在威武乃必至於困窮也曰利有攸往者謂剛陽盛長乃終能夬小人也所謂健而悅夬而和者蓋如此

健而悅以德言夬而和以用言有是德斯有是用也得善夬之道故曰夬而和猶言夬得不傷手耳孚號有厲六句要深味三乃字正是健而悅夬而和處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爲純



乾也孚號有厲卽爻中惕號之惕其危乃光卽未光也之光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必有潰決之勢矣故爲夫君子觀澤決  
于天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而不居其德焉夫天下之待祿澤者  
无窮自上而沛然則人人皆可以沾被若居之而无所施待  
澤者何望是故君子忌而不敢居也觀君子之所施又知君子  
之所忌則其德澤之沛亦猶天澤之決而已

祿在上者也而施于下則爲德居者施之反也居德卽屯其  
膏也忌字猶樂中忌某物之忌言不宜耳夫三月之卦雨澤  
上天而及於下正天子布德行施之時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當夫之時宜決第居下而任壯若趾之前進者然則其進也任血氣之剛而非以道義之勇其不勝必矣亦自爲咎也

壯于前趾是但知進而無籌度之善者往不勝是不勝之理在往前也此咎非自己作之而誰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決小人先爲可勝而往猶恐有意外之變於理不勝而往決之能免於咎乎夫子曰咎也政以見其咎之自爲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有決小人之任者内存憂惕之心外號同心之助則雖有倉卒變故莫夜之戎亦靜以待之而勿恤矣

九二剛中當決之任故能憂惕呼號以自戒備思慮周而黨

與集雖變起倉卒可無憂患况其他乎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得中居二之中也中則不恃其剛而能惕號不忘備戒所以有戎勿恤也

得中道卽有惕號之意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善夬小人者以志勝而不在乎聲色之間九三當夬上六過剛不中剛壯悉形于面日是取禍之道也君子亦何必然哉顧所存主何如耳如果存夬夬之心卽使獨行而外與合若爲所濡者然而不免爲同類之所愠怒終必能夬去此愠而於心亦可无愧也君子可不明審以善其用耶

頤商都也九三之所以見壯于面頤者 避其私配之嫌也  
故告之以不然曰九三之君子以陽居陽夫之尤者也何嫌  
于私其配也哉苟舍其朋而獨行以答其配使上六之陰和  
洽而爲雨以至於濡雖有不知我心而愠者然終必无咎言  
其用益密其惕益深而未嘗少露其機正所謂決而和者也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君子第六卦六小八之心耳心誠夫夫卽始雖若濡終必去之  
矣夫何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牛悔亡聞言不信

四亦欲決小人者但以陽居陰剛決之才或少而不中不正罔  
知所自揣焉欲止則健美乎競進之勢而不能安欲行則自限

身家語 卷之三 四百三  
于才力之艱而不能遂如臂无膚而其行次且者然亦何益哉  
我爲之計惟推衆陽在前而安山于其後以成事則其悔爲可  
已耳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卽聞斯言有必不我信者所以於  
事竟无所濟而終取其悔也

臂无膚其行次且本九四而言牽牛悔已周公爲之計慮宜  
如此耳又策其必不信以至於悔者蓋深激其信吾言以集  
事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聞也

當決之時未有不能進者其行次且由其以陽居陰才力不足  
故耳不能進則宜從牽羊之言而又不信者由其昏於進而聰  
察之不聞也○聰不明猶云不足于聰耳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爲夬之主居中得正可以決小人者也但與上六相近不免溺於其私外雖欲決而一時溺愛之心復萌則決之不勇矣故必如決莧然併其地而決之則可以去其邪心不爲中德之累而无咎耳

莧者莧菜也諸菜秋冬皆可種獨莧三月種之夬三月之卦故取象于莧亦如瓜五月生故姤取瓜象陸者地也地之高平曰陸莧乃柔物上六之象也陸地所以生莧者六乃陰土陸之象也莧陸夬夬者卽俗言斬草除根之意言欲夬去其莧並其所種之地而決之上決者決莧也下決者決陸也夬而又決則根本枝葉皆以決去而无復潛滋暗長矣中行者

五本居中得正爲近上六陰陽相比心事恐不光明能夬夬則復其中行之舊矣九三夬夬以心言以應爻而言也九五夬夬以事言以親比而言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未光者恐中德近陰未光明也故夬而又夬乃得无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

上六當權之時號呼其正應之三三既夬夬則正應不可號矣三不可得廼號呼以求其親比之五五既夬夬則親比者亦不可號矣故曰无號終有凶然則爲小人者竟何益哉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言一陰在上不可久長終當爲五陽所決去也

三三姤女壯勿用取女

五陽方決一陰而一陰復生于下陽不凝陰之來而與之邂逅  
收者曰姤自姤以往爲遯爲否爲觀爲剝爲坤皆初六之爲也  
非女壯而何故以勿用取女戒之猶云小人不可與作緣耳

女壯喻小人必害君子所以危君子勿用取女戒君子必當  
絕小人以自防女壯者一柔生于下五剛便立不住是何等  
壯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  
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之義遇也一陰始生不期其來而與陽遇是柔之遇剛而非  
出于剛之往求也曰勿用取女者謂如此不正之女求遇于其



剛不可與長久處也夫嬖之道不可以不久而不可與長者可  
取爲配乎是妬之爲害如此然天地間妬亦不可无矣天地之  
遇也君臣之遇也天與地遇而二氣訢合化育繁滋品物皆耀  
於章明君臣之剛以中正遇而一德咸有治理昭宣其道大行  
于天下是妬之時合有天地相遇之義也而柔之遇剛豈先於  
天道之下濟乎合有中正相遇之義也而柔之遇剛豈出于同  
德之相與乎是其所關於世道非小小者其時義誠至大矣哉  
知其義之大而力制於幾微之頃則在任世道者之責而已矣  
柔遇剛便是不正之女不可以爲婚者故緊接勿用取女聖  
人所不取者柔遇剛一節而所謂不可无者天地相遇之大  
義耳論天地相遇決是陽施而陰受如謙所謂天道下濟而

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者柔遇剛便不是剛遇中正君臣相遇也此卦二五皆剛其遇也以中正之德是君臣之遇之善者故夫子特舉之其首用一剛字政見所遇是二五之剛也姤之時義者姤之時有義焉最微而難識極大而不可挽也故以卦體所遇之盛正當咸亨大行之時而忽有此姤則盛衰而一陰生大治而一小人萌孽豈非履霜堅冰之漸其義可知而不可言曰大矣哉隱言之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无所不遇姤之象也后觀斯象用施命令以周告于四方四方之大萬里之遠后與民如何相遇乎故有所施行布之命誥使九重之德意謁然下徹於群黎而凡得於觀聽之下

者瞭然若見君后之心於朝廷之上是所謂后之遇其民也

施命者施命令於天下也興利除害皆其命令之事也誥者告也曉諭戒警之意○彖言君臣相遇象言君民相遇是皆遇之善者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蹢躅

一陰始來母曰何傷必繫于金柅焉庶爲貞而得吉也如有攸往立見其凶矣何者陰今雖微其勢必盛羸豕必至于蹢躅懷母自往以取凶也

剛能止物謂之金柅金柅止車之物也將金柅繫住他故曰繫于金柅此卽勿用取女之意有攸往者陰柔浸長不能制之也見凶者立見其凶也小人極汙濁亦善跳梁故取象于

系之躅躅云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剛柔无兩立之理柔今初來其道必將牽引而上進也可不戒與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陰初來遇二是小人雖有牽進之勢而尚在我統轄之中如包之有魚者若然則制之在我猶可无咎倘從是而優禮之則漸不可長甚非所宜也

魚陰物包者魚之所不能脫也包之猶可賓之則不可賓者禮之之詞賓則與主抗矣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小人者於義所當防閑不可賓禮之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姤以一陰遇五陽三亦與初遇者然以剛居剛則豈甘心與之遇哉故論其心固不肯安坐以墮其術論其勢亦不能大行以制其機惟惕然危厲庶可以无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雖不得遂其行然必不與小人同事終不爲柔道所牽也此與柔道牽也相應可見君子寧可拙守不可爲小人所牽

引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四與初應初陰之來已之所可力制者也而不能鈐制使之跳

梁天下之禍從此始矣故曰包無魚起凶

四與初應是被初牽矣如何包得他起凶凶自此起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爲人上者以生民爲念則必思制小人以絕其禍无魚之凶由其遠民而不爲計耳此心誠在於民其禍寧至此哉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陽剛中正主卦於上據其力量豈不能力制小人以絕禍本顧陰陽消長之機自有天數時方在陰吾安能與天爲競惟是包含容忍以俟其自潰爲以杞葉包瓜之象若此者不露才華聲色而靜以俟之含章之謂也然而時之既至數之既極則小人必潰而造化在我若有隕之自天者矣是則君子所以主

張造化而善消小人之禍者與

君子以理自持亭亭獨立於儔衆之上而氣象深遠包含不測一任小人牽進之徒布蔓於其下姑不與較俟乎人定勝天不勞餘力而自復是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之說也古今處此者惟狄梁公反周爲唐足以當之○凡物必得日之暄雨露之潤方能成實而見食於世杞高蔭大包此瓜于下雖卽蔓延必不實而自潰此影君子包容小人而使其不得逞之意且瓜以五月生杞以五月盛以杞包瓜使之自潰於取象之中又深合其時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五爻以含章以其有中正之德故能大含蓄以包小人也曰有

隕自天豈倖得哉五之志无日不在天命也志不舍命而人定勝天是以造化之間若從天隕然爾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九五含章不露圭角者也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未能渾融善處若姤其角者然吝所不免矣然以剛故必非苟且以合于下者又何咎

此雖言其剛上而取吝然曰无咎終是與之之辭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處上而以剛勝則亦窮矣是其所爲吝也非他也可見君子貴善處之術

總論



二四五皆言包者何小人求遇於君子君子惟有包之之道耳包則小人雖欲逞于天下无由也三與上不言包者不與比不與應而又不爲主不必包也且其兩相應尚皆以剛故不相入苟苟合于小人乎

三三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卦德卦體君臣上下聚合一時故曰萃人情萃聚則行无不通而亨可必矣然而統合人心之道莫先廟享故教王者聚已精神以假于有廟使天下曉然皆知所宗主而攝治人群則在大人故其所謂亨者必利見大人而尤利於正庶無苟合之愆然物聚則不可儉于祀也故又利用大牲焉盡誠敬以承無疆之祐德聚則不可私于已也故又利有攸往焉展經濟以弘大行

之業是皆因時之所當爲而无負於盛世者文王繫之辭如此  
萃迺天下大一統之時人心翕聚之日也夫王者天下既萃  
則當有事宗廟以祀祖考朝覲會同以親諸侯牲牷肥腍以  
事鬼神此固必然之理又其大有所作爲禮樂興制度備亦  
此時也蓋人君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故  
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天下之聚須得大人  
以治之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故利見大人所以治其亂也  
然萃不以正祇爲苟合而已安能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康之  
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不能有爲者力不足也當萃之  
時則利有攸往大凡興功立事制禮作樂動而有裕日時然  
也四句只順文講不必分屬此大人指九五卽乾卦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一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之義聚也聚以心志合一而爲言也卦德內順外說慈祥之至旣不拂乎人情卦體剛中而應時措之宜又感通乎衆志則其君臣上下之間精神意氣自相聯合而无間故聚而名萃也曰王假有廟者躬致乎孝享之誠也曰利見大人亨者相聚以從王之正也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禮隨時置用以時顯一順天命之當然也凡此之聚非徒聚而已皆其所爲聚者觀其所聚而不可見天地萬物之情乎天地何情得一以清寧者也

萬物何情得一以化生者也一故不二不期聚而自聚焉雖欲其不聚亦不得不聚焉是其所爲絀縕求應而於所聚爲可見者然則卦辭之所繫孰非旁通其情以垂世訓哉

萃聚也什字義卦德內順外悅卦體五以剛中而下交二以柔中而上應上下君臣皆相聚會所以名萃致孝享者盡志以致其孝盡物以致其享也聚以正者言宗廟會同之皆以正經道理相聚合非爭權植黨以亂天下爲也天命者天理之自然也以人事言卽當其可之謂言時當豐而豐時當往而往者廼所以順其天理之自然也若損則用二簋剥則不利有攸往矣情者所發出之情也陽倡陰和乾始坤生天地此聚也形交氣感聲應氣求萬物亦此聚也天地萬物之情

聚而已矣不聚則爲否爲睽情烏乎見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潤澤也澤上于地物咸滋長而爲萃矣君子知物聚則必爭或有意外不然之事伏于其中故簡治兵戎之器以豫戒備乎不虞周公之克詰戎兵召公之高皇六師皆在太平無事之日是皆所以保其萃於無虞者

除者去舊取新之意調整其敝壞也戒備也虞度也言變出非常而不可虞度者也君子除戎器者非耀武也所以戒不虞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咲勿恤往无咎

初六上應九四而陰柔失守比于同體之二陰則是有孚不終

乃志亂而妄聚矣咎其可免乎哉初若號呼於四與之相孚是雖從違靡定不能免一握之咲吾但勿恤衆口而徃從之則正應可合而免矣妄萃之咎耳

孚也號也皆指九四以初與四正應也亂也咲也皆指二陰以其與之相比也一握者仰呼九四而以手握持之極其孚之之狀以陰握陽故爲衆所咲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正應之相孚惟此志之定也乃亂乃萃由其志不先定而自亂耳志不自亂其誰得而亂之

周公欲其孚之終孔子欲其志之定立志則有孚孚終則志立

六二引吉无咎孚廼利用禴

二與五應義固當萃者而禴于二陰之間未免見疑爲朋从多方委曲求合以引動之乎如是乃成上下之交得吉而无咎然其引之也豈有他術哉本此虛中之孚仰格於君上君必能鑒吾誠于禮文之外者是所爲孚乃利用禴之意也

引者引君以當道也引便是以已之虛中感上之誠實周公因下一引字恐人不知祇務虛文以求萃故緊接孚乃利用禴句用禴者夏之時儀物未備惟以聲樂交于神明故夏祭用禴君臣和合其所共致不可量也故曰吉不妄萃而以正故曰无咎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三虛中以上應則其中固未嘗變也所以能孚格君心而成萃與

志之既亂孚必不終中既未變孚利用禴

大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无德无應欲求萃於近而不可得人莫之與故嗟如而无所利惟往從上六可得无咎然困然後往故不免小吝焉耳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往无咎者三與上俱陰其性也可與上兩相人云爾

巽入也三與上交相入也以同體之故

九四大吉无咎

四得上下之萃善矣然以陽居陰其位不正故周公特著大吉



無咎之辭大吉者盡善之謂也由其道則盡善而无邪不由其道其能免乎

九四无他辭而直謂大吉无咎者何顯戒之也德非中正萃不由道非大吉焉能免於咎哉故凡貞以事上義以使民思患以杜讒孽之萌謙虛以防僭偽之漸臣節亮而人情安是謂大吉而後能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以其位之不當疑所爲之非道故必盡善而後无咎耳

以陽居陰故曰不當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居尊以御衆天下之民皆萃于有位是无咎之道也然君

之於民豈徒以位萃而已乎匪孚悔也必反諸已而懲其所謂  
元永貞之德貞足以感孚天下以當有位者之萃斯上悔爲可  
匹耳

萃有位云者有位以得民之萃也君得天下之萃固無吝君  
臨之責然須得民心之孚乃謂之真萃不然未有不携其志  
者故復著匪孚元永貞之辭元永貞卽比之元筮元永貞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人君當天下之萃萃有德耳如徒以位而已則徵之於民而未  
孚反之於已而有歉其志猶爲未光也

有位句未兼元永貞故周公勉其所不足夫子歉其所未至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萃不以其德則以其位上六陰柔无位故求萃而不得至於齎咨涕洟焉徒自嗟悼耳將安所歸咎哉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德位不足致人之萃則亦已矣乃猶未安其上齎咨而涕洟耶  
渙鄙之之辭也

三三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也自下升上有大通之道也是以元亨升之時宜見大德之人與之有爲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則勿用憂恤而有前進之吉矣

此卦巽之一陰升而爲坤之三陰有進之義故名爲升升自大通而無窒礙用見大人南征吉正是大亨處一氣說下此

大人指九二彖辭與萃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衆必聚  
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也萃大人在五曰利見利在下升大  
人在二曰用見用在上也南征者前進以有爲也巽爲木木  
盛於夏南方之卦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  
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凡物之升以時而已坤巽皆柔也由一陰之巽升而至於三陰  
之坤必因時而進者蓋剛躁之心勝斯急迫之弊日滋柔順之  
心勝則從容之意恒裕此之謂柔以時升也且卦德巽而順是  
內有深入之思而外无拂戾之失勿忘勿助俟其時也而學問  
日升矣卦體九二剛中而應是下有一德之臣而上應虛中之

主喜起交孚遇其時也而賢才日升矣君子處此有不大亨哉  
利見大人勿恤者當升之時君固慶於得臣而臣亦慶於得君  
既相慶矣安用恤之南征吉者君子之志在天下國家茲既上  
輔明君而嚮明出治世道之升於大猷可必矣其志豈有不伸  
者乎苟此志未行謂之有慶奚由焉

升非難難在于知時知時非難難在于用柔柔者量可而進  
不失其時此大亨之本也見大人南征吉升之所爲大亨也  
巽而悅剛中而應又所爲有慶志行之本也柔以時升且虛  
虛說只解得一升字必有巽順剛中之美始大亨巽順者學  
問之功志行之具也剛中而應者遭逢之善有慶之時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順時而長故曰升夫人皆有此順德也其不能以向於高大者特以其卑小而忽之耳君子勿謂其小曲而致之機而充之日積月累以向於高大則德脩罔覺而聖賢之域自然克躋是君子之所爲升也

工夫在積字上不在順字上順德是和順之德坤六二之直方六五之黃中皆所謂順德也觀柔以時升則知順德之當積矣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順其序也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順其機也至于發皆中節天地位萬物育亦大順之極耳故曰柔以時升柔卽順也非順何以能升

初六允升大吉

人孰不意於上進初六柔順居下爲巽之主當升時而巽於二

陽則其謙抑之衷洽於陽剛之彥有必獲其進而可以行志者  
故曰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二陽之志皆在於上進而巽以合其志則其同升也無疑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當升之時非升之爲貴而孚之爲貴二本剛中一念之誠上格  
於虛中之主則其會晤間自然脫畧儀文而无所用者是人臣  
以誠事君之善道不負此遭逢之盛際也故曰孚乃利用禴无  
咎

用禴者不事虛文一以誠意感格之也禴夏祭已見前乃利  
用禴惟孚乃利用禴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人臣患不能孚耳孚則上格於君心吾道大行是爲有喜也

慶在天下喜在吾身要皆以行道而言

九三升虛邑

陽剛上升而進臨於坤以德乘時前无阻礙如入无人之邑是大通之道也

坤象國邑坤體虛故曰虛邑三當升南征而无阻礙故曰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才德雖具不如乘時三之升虛邑也何復窒礙之有无所疑卽大亨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巽順者升之善德也六四居郊禮之下順極其至用是格于神明有福履之綏而无慢瀆之失故曰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用亨岐山誠敬之至也岐山乃周家王業之祖人臣敬君如敬祖然故有此象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神无常享享于克誠四以至順之德祇事乎神明固神之所享而降福之穰穰者乎

以臣道言所謂忠順不失其上者也

六五貞吉升階

當升而居尊位本易致天下之治而五以陰居陽故周公著其

辭曰君道貴正不正未有能治者必若守貞則可以正朝廷可以正萬國所謂升斯世于大猷者誠若升階之至易也是故人君之貴大居正也

貞字勉之之辭以陰居陽非正也故示之以貞吉升階相連訛升階雖甚易然須一級進一級不容躡等所謂柔進而上竹卽此治功貴正正以此也若霸者騷虞非無速效如不正何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大君志在天下治若升階然則其功業之盛媲帝王參天地大愜君人之志願矣

主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易經可說

卷之三

陰居升極昏冥於升貪進而不已无適而可者也惟以此貪求无已之心用之於學問進脩之功則其進有不能已乃爲利耳不息之貞四字相連讀進德脩業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是所謂不息之貞也冥升本是不好事聖人把向在好邊去却有  
大用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彼求升者豈不欲常享其盛哉乃昏冥而不已則立見其消而富不可保也是則所謂冥而已矣

享其升曰富卽消之反也在上理數本當消者况以冥升處之祇速其消而已

總論

升卦六爻其四皆言升獨二四不言升者二與五爲正應故  
日用禱四與五相比故曰用享蓋居位不可升也惟禱而享  
以誠敬感享之而已矣

三三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下坎上兌剛爲柔掩而不克振曰困困雖窮阻極寒然亦自有  
亨道要在得其正耳大人樂天知命正已而无求則有自得之  
吉无自失之咎是所謂身困而道亨也倘不勝憤懣嗟嘆以有  
言則不足取人之信益以困而已矣然則處困宜如何守貞而  
無言可也

亨貞不並對困自有可亨之道故曰困亨緊要在貞而非大  
人不足以與此故緊接一貞字又接大人二字大人者見大

心泰任他困窮抑鬱一以義命為主不爲世所纏縛而常亨耳故與其吉无咎彼有言者不知義命嗟嗟以自鳴與負大人相反其誰信之

彖曰困剛掩也○陰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局以名卦體剛爲柔掩卽欲自振拔而不能者此困所由名也然未始无可亨者在也卦德險以悅雖在困窮險阻之中樂天知命自得无憂困而不失其所亨則常泰然矣非學守之君子孰能與於斯乎貞大人吉以卦體之剛中也剛克自立中而不倚是所謂大人而得吉也有言不信謂困宜晦默若尚口乃益至於困窮也如此則可以得亨如彼則益以困窮是在大人

君子之善處而已矣

兌亦水也坎亦水也兩水相習何以謂之掩也兌止水也柔也坎流水也剛也水以流爲性坎在下兌在上則流水亦止而剛之爲柔所掩明矣坎本爲陷而復爲柔所掩焉得不困然水源自在未嘗不可以通于澤也一通則不復困矣此以象言也卦體坎剛在下爲兌柔所掩九二爲初六六三之所掩九四九五爲六三上六之所掩故困困者坐而見制无能爲之辭也陰之害陽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夫惟侵之是以陽不能堪而至於戰戰者有危道也而無所謂困困之世惟不見侵而見掩陰有以消陽而陽无所致其怒其爲害也深矣險而悅者言處危險而中心怡悅卽是下句所亨所亨乃

此心此理本然如此也不失二字極好玩味君子在世故之中而其心超乎世故之外通如是困亦如是胸中一段獨得之妙不因困而有所失亦非因困而後亨也貞順受其正也胸中无物累便事皆當理當爲則爲當行則行他何所計較剛中指二五剛則不屈中則不倚大人之德也德之不足何有所悅而亨自哉有言不信小人之所以異於大人也善處困者不惟忘之於言而且忘之於心不善處困者不怠於心故不怠於言曰尚口乃窮非徒欲忘言也欲其忘心也尚口者但可尚充之悅而不可尚充之口也○彖中君子大人通稱其實一也夫子將陰以悅形出箇亨故與之君子將剛中形出箇貞故原歸之大人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之時而尚以得喪爲念所志其得遂乎委致於命无復顧慮而一以成已之是遂已之志是則君子之亨也

致命非見危授命之謂致猶委也人不信命則死生禍福當爲百端居貞之志何以自遂今一委之命則我之志不爲困窮之所阻抑所謂不失其所亨也非遂志而何○時命在天者也非我所能與也委而致之志于仁志于道在我者也雖困而必遂豈命所能制哉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人之體行則趾爲下坐則臀爲下初六本與九四正應可賴以



易經下篇 卷之三  
濟困者乃以陰柔近欲掩乎九二彼陽剛也豈能掩哉居則受制進不獲拯而已故曰困于株木入于幽谷自初至四歷三爻故雖數若三年之久亦不能興耳

言其欲困君子而反自困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夫以柔助剛則其幽可明以柔掩剛其誰明之入谷之道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二以剛中之德承濟困之任爵祿名位加焉而反足以困其身若困于酒食者而君之委任責成方且殷而未艾又如朱紱之方來矣此宜如何承之感格君心以濟蒼生之困惟此一念之誠故利用亨祀以上格卽征行非時不克于凶而義不容辭何

咎之有

爵祿名位人之所欲而因此便有遺大投艱之意故以困于酒食爲喻朱紱王者之服以蔽膝也以行來爲義故取象焉利用享祀者謂君責望之深只有精白一念以勤報効之誠速往曰征征凶言時无咎言義重无咎遺凶且无咎况未必凶乎此爻諸葛孔明似之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二有中德必能濟天下之困而生民賴之矣然則困於酒食者其以一身之勞瘁而貽天下之福慶者乎

君子何日不憂時而其中德則爲有慶之本

六三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上掩四下掩二者也堅而不可勝者石也四之謂石困于石矣傷而不可據者蒺藜也二之謂蒺藜據于蒺藜失六三陰也而居於陽自以爲陽而求配於上六其何能濟三之應在上而上六非其應也宮則是矣而非其妻故曰入其宮不見其妻凶

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其始相與締交而掩剛其終初六之臀困六三之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九二之剛非所據而據其身必危故至于不保妻子不祥孰甚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四能振初六者困初六欲困九二而二乃其同體也故四所以援之者亦來徐徐不果焉初六能免困於金車哉然初之受困四之羞吝也始而垂疑終必得合故曰有終言終之必來而困可亨也

金車象陽剛之物自上而下曰來四之來初之覲以正應也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固援初之徐徐然與初正應而其志不舍下也如此雖不當位終必相合而有與也有與則非困矣困之道必求其與九五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君也當困之時全賴臣子之匡扶乃上爲陰揜而九二則揜於初九四則揜于三是如劓如剕受其刑傷卽我臣子之赤

紱者亦無所効力而重困矣幸其中正而居悅體既有能爲之才又有善爲之術豈終于困哉乃徐有悅而志以獲伸也蓋能守此中正之德如祭祀之誠信斯爲有悅而受其福矣

陰揲如宦妾之類剝則者君受困也赤紱大夫之行飾臣子之象也四乃五之近臣三掩之二乃五之相應初揲之則臣子受困矣臣子之困乃君之困也故曰困于赤紱○乃徐有悅本中正悅體來既能濟困而又圖維之盡善也如此則遲久必有悅不終于困矣利用祭祀者示以人事之當盡也蓋祭盡其誠則受其福矣教九五中正之德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之也

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悅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濟困君之志也。剝則而受傷，志未得伸也。乃徐有說，其以中直之在我也有此中則理常直而不終于困也。曰：利用祭祀者，言此中直之德如祭祀之誠信則自然受福矣。

此中直與同人九五同直，卽正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困不自振之目全賴陽剛之才以有濟。上六陰柔處困極而反欲掙乎剛行，住坐時无可者不能解，不能安而動輒爲悔矣。然困之極非不可濟也，由實无悔心耳。誠悔陰柔之非而奮征行之勇，則困終可得伸而吉矣。

困極則變本有可濟之理。只緣陰柔爲累，欲掩陽剛故葛藟臲臲莫解而就安耳。二悔字有別：上是悔吝之悔，下是悔悟之悔。

之悔征行與揜剛相反征則不揜揜則不征征行者从陽之謂也

彖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以陰柔處之未當故困于葛藟耳知動悔而有悔則及陰柔而从陽剛困无不濟吉行不待言矣

總論

困剛掩也卦以三柔揜三剛爲象然剛爲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以初二之柔揜九二之剛然初困于株木三困于石二則困於酒食而已象以爲中有慶是初三凶而二吉也上卦以上六之柔揜四五之剛然四有終五徐有說上則困于葛藟而象以爲未當是四五吉而上凶也彖曰困而不

夫其所亨剛爻之謂也

下經可說卷之三終